



類函八九



百九三文學
百九四文學

加
427
89



西 4 3
知
卷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早稻田一人以贈
早稻田一人以贈

早稻田圖書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文學部二 毛詩 春秋

毛詩一

增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 **原**毛詩卜商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 毛詩正義曰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

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申曾申曾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東漢鄭元取毛詩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爲注解謂之箋箋薦也言 **增**鄭元六藝論曰唐虞始肇其端至周公爲六詩 禮器曰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樂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前漢書藝文志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隋經籍志曰詩者所以道達心靈歌咏情志者也 說苑奉使篇曰詩無通故 新論適才篇曰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 中說述史篇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 又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哀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邵雍觀物內篇曰詩爲收民之府 朱子論柏舟詩序曰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尤有害於溫柔敦厚

之教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詩主言志訓誥周書摛
風裁典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最附衰典 文心雕龍明
詩篇曰詩者持也持人性情 又物色篇曰詩人感物
聯類不窮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
爲日出之容漙漙擬雨雪之狀喑喑逐黃鳥之聲嚶嚶
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
白居易與元九書曰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
賢聖下至愚騃微而豚魚幽及鬼神未有聲入而不應
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經之以六藝緣其聲緯之
以五音 宋文鑑柳開補亡先生傳曰詩之立言不一

其體幾與易象同與 文獻通考歐陽脩曰刪去者非
止全篇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
本小雅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
刪其章也衣錦尚絀鄙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
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
成不自爲政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字爲意
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吳澂四經序錄曰風雅凡三百
十一篇皆古樂章 明文奇賞劉基項伯高詩序曰言
生於心而發於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 明文衡胡
翰古樂府類編序曰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

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成章

毛詩二

增孔叢子記義篇曰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于鹿

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聖王所以敬諸侯也 左傳襄公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又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

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武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韓詩外傳曰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 羣輔錄八儒篇曰

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誦之儒 前漢書傳曰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書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後漢書傳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所作詩題詞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又曰衛宏字敬仲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 又曰周磐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天祿閣外史琴論篇曰徵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豳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館人覺私告于從者

曰子之師所歌者何詩也對曰豳風曰奚取豳風也曰豳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咏歌焉 晉書曰王裒字偉元性好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皆廢蓼莪之篇 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唐書傳曰許叔牙字延基于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唐文粹李行修曰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涵泳而自得之 宋史傳曰周堯

卿字子俞善毛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一言以蔽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考經指歸以見毛鄭之得失 又曰沈銖字子平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 王應麟詩考自序曰朱文公集傳閱意眇旨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凡此類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 宋史傳曰劉鑰字晦伯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爲之吐舌 吾學編傳曰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元末兵亂隱山中著

毛詩解題 明紀宣德七年七月上閱內庫書畫得趙孟頫燕風圖因賦詩一章召詞臣示之曰燕詩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所由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為賦長句將揭于便殿之壁有所箴儆爾其書於圖之右 明文衡劉夏尊聞齋記曰予始至金陵郭士中要予共讀詩其法先經後傳日可十許篇少就熟翼翼焉如鷺鳥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列坐昭穆相從

毛詩三

原五際

六情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節通卯酉

溫淳

敦厚

詩教也曰溫惠淳良 民風 義府 命太

四分

五際

而大義非故詩分爲四注云謂毛齊韓

魯也 弟夫婦朋友又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 頌寢 雅廢文 牆面

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增教先 學美

成康沒而頌聲寢夷交侵中國微矣 頌寢 雅廢文 藻

大戴禮曰衛將軍文子問於春秋學之美者也 藻

辭也先以詩 雅致 字道 聽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向

文學 雅致 字道 聽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向

毛詩

毛詩

毛詩

毛詩

毛詩

最佳答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仰山彪炳穆清心

言皆雅思無邪也詩書禮記皆雅言何莫學可與

言者商也始莫學夫詩起予不能安各得所博依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動天地感鬼

神感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歌商頌取豳風新序節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甕牖匡坐而絃歌子貢曰嘻先

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

不能行歌謂病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去匡解

頤劉吐舌上詳見下詩如出金石下見上匡解

講詩曰詩選茅大方禮樓進正而葩深且大上見周

純養其性情之正所以酌其音節之羣玩其文理之
講太液論延英該深文宗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
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同開闢炳日星序曰詩
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日星耳貫三極
首六經極而正存景外下見總載三人之文之序注
人事決天道備人朱子詩傳序曰此詩之為經所為
理之不集微揆著連類含章詩含神霧曰集微揆
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者綿綿瓜瓞人之初
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王有天下也顏延之庭誥曰
咏歌之詩取其連類含章比物集採周之舊反魯
而刪帖白自檜無譏惟陳最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而刪帖白自檜無譏惟陳最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毛詩

周樂自檜以下無繼焉歐陽修詩圖包蘊六義

序曰陳最後至項王時猶有靈公之詩弘奧包蘊六義

斧藻羣言又原道篇曰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詩者

緝頌斧導達性靈涵暢理道隋書藝文志曰詩者

情志者也明文衡王直詩辨曰詩本三千聖人刪之

道者其九所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性情涵暢理

也原于賡歌委于風雅寫氣圖貌屬采附聲龍物色

之變而溢焉者也隨物以婉轉殷周之時學難廢業若過庭之子不學風

雅之言則入國之人焉知敦厚之教白帖以上俱

毛詩四

原六義詩序曰詩有六義案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

以謂之比也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賦事類相

之頌蓋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以取義也尚書舜典云詩

職教六詩興五日風二曰賦三曰頌詩言志尚書舜典云詩

曰比四曰興五日風二曰賦三曰頌詩言志尚書舜典云詩

詩正言言禮以明禮鄭元注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一言以蔽之以蔽之曰思無邪六德為本周禮太

詩以六德為之本鄭注云所教以詩必有詩者天地之

精春秋說題辭云詩者天地之詩者諷諭之聲鄭元

論云詩之聲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在事為詩思

慮為志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繫一

人之本謂之風詩序云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文學部

毛詩

卷一百九十一

諸侯為化無自專之道必統繫于天形四方之風謂
 子名比為風風者優柔動物之謂也風謂之雅謹案天子
 之雅又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名天子之詩儀刑四
 方之詩儀刑四方資於詩可以與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論盛衰也羣居相切切也怨刺上觀風俗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序也怨刺上觀風俗
 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者周禮之解詩云夫風雅
 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者周禮之解詩云夫風雅
 詩序云云謹按上謂君王下謂臣民俱得用詩若上為
 化事在心從故云上謂君王下謂臣民俱得用詩若上為
 替進可必從協諸官商托以歌咏也言之不足故嗟
 違譬喻感動君心故云下謂風刺上也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又云此言詩人情感精深言不暢意故吞興於

詩修身當先教以詩冬夏教以詩書屬禮禮陰也
 屬詩也雖多奚為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詳其
 而肄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刪以繁文子孔詳其
 大義毛觀風俗知得失漢書曰誦其言謂之詩吟其
 者所以觀風俗也知增合韶武孔子曰古者采詩之官王
 得失以合也合典謨高仲武大唐山興間氣集序曰詩
 韶武之音合謨補逸詩為著晉書傳曰東晉王廣微
 則言言合雅謨補鄭譜歐陽修詩譜求之不得慶曆四
 而無辭以補之補鄭譜歐陽修詩譜求之不得慶曆四
 備作辭以補之補鄭譜歐陽修詩譜求之不得慶曆四
 年春使河東於絳州偶得然首尾殘闕初子未見鄭
 譜嘗畧考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于毛鄭之說為詩
 圖十四篇今因以子石不暇子石不質篇曰子貢問
 補鄭譜之亡者以子石不暇子石不質篇曰子貢問
 文學部

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
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
子與尤長見周易四

注持人性情見上 湯人耳目柳宗元進平淮西雅篇
興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南征北
伐則六月采芣平淮徐則江漢常武鏗鉤炳耀盪人耳
目 最先刪詩陸德明經傳釋文曰孔 刪後無詩周

易四書 祥符三章玉海祥符七年九 宣德一章見
前注 讀詩至汝墳上見 讀詩至河廣金史傳曰辛愿讀詩

能 嘉鹿鳴蟋蟀唐書傳曰郭山樞與中宗內宴詔備
鹿鳴蟋蟀帝嘉 賜鴻雁車攻宰臣趙鼎等曰朕觀鴻

其直賜服一稱 賜鴻雁車攻宰臣趙鼎等曰朕觀鴻
雁車攻乃宣王中興之 齊韓毛鄭詩之末中說天地
詩當與卿等以夜勸勵 齊韓毛鄭詩之末中說天地
毛鄭詩 文武周召詩之體皇極經世書曰文武
之末也 起

善心懲逸志詩傳大全曰咏其事之得可起人 美王

政陳國風韓休蘇頌文集序曰詩有六義有小雅 本

人情該物理詩傳大全慶源輔氏 善風化正綱常又

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 小人貢其俗君子見其志

詩為教正綱常而善風化 小人貢其俗君子見其志

中說曰孔子始刪取著以爲經小人歌之以貢 天道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觀其變 人事浹

備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歡

主文譎諫而不汙溫柔敦厚而不愚李行修請置 歡

文學部

詩經卷一百九十三

毛詩

上

十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二王雅取其六鄧雅伊川擊壤集序云云

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

興柳冕論房杜二相書云云得風之多者為風得雅之多者為雅

得頌之多者為頌詩傳大全君臣義修兄弟愛篤朋

友交親夫婦經正又廣平游氏曰觀天保之詩則君臣

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喜不至瀆怒不至

矣觀鵲巢之詩則夫婦之經正矣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許又安成劉氏云通三百篇而讀其大義則其云云

毛詩五

原詩晉傅咸毛詩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一作允矣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

傲勉爾遐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

有覲面目宋張載題解詩後詩曰置心平易可通

詩逆志從容自解願文害可嗟高子固十年聊用勉經

師

增序唐孔穎達詩正義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

僻防淫之訓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

亦怨刺形于歌咏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于後

時經五代篇有三千先君尼父釐正遺文上從周始下

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傳其業雅頌與金石

俱和秦政燔其書簡牘與烟塵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

文學部詩經卷一百九十三毛詩

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應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故據以爲本 宋朱子詩傳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情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歌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節而不能已此詩之所爲作也

春秋

原春秋杜預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 釋名曰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增**廣雅曰春秋冬夏終而歲成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和之象也故舉以爲名也 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穀梁疏曰鄭衆賈逵之徒以爲仲尼修春秋約之以周禮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孝經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孔穎達正義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

史記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在
春秋前漢書藝文志曰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宋
史李侗曰春秋一事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易形
不可泥以一法新語道基篇曰春秋以仁義貶絕
春秋繁露十指篇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
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焉十指者
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
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
指也別嫌疑異同異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
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
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
考變異之所又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說苑君
加一指也

道篇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天祿閣外史見幾篇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
中論修本篇曰孔子之制春秋詳內而畧外急已而寬
人故於魯小惡必書於衆國大惡始筆中說天地篇
曰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又曰三傳作
而春秋散通書孔子章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
子為後世王者而作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
者于後也邵雍觀物內篇曰春秋為藏民之府又
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程頤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
律之有斷例也朱熹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

已 薛宣讀書錄曰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王
粲荊州文學官志曰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
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原已遠矣
劉軻三傳指要序曰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
例 鄭解禮法論曰春秋常事不書變事則書 劉敞
曰正萬事之本者莫近乎春秋 洪興祖春秋本旨序
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無度曆
家即周天之數以為度 方孝孺曰春秋聖人用刑之
書也而一本於禮

春秋二

增公羊疏曰公羊以為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孔子得
端門之命乃作春秋 閔因敘曰昔孔子受端門之命
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
寶書九月經成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 春
秋孔演圖曰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原前漢書藝文志曰昔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
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 初孔子授
春秋于卜商又授之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為之傳則今
公羊穀梁二傳是也見春秋正義 左氏傳有賈逵訓
詁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

范甯集解 有 越絕書敘外傳記曰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 搜神記曰孔子修春秋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上有刻文孔子拜而受之 羣輔錄八儒篇曰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 前漢書傳曰董仲舒淄川人也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久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賈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 後漢書傳曰鍾興字次文少從少府丁恭

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詔令定春秋章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侯王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又曰賈逵字景伯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閣肅宗立特好左氏傳使發出左氏大義長于二傳者 拾遺記曰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關求學者不遠千里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太平御覽鄭康成別傳曰何休作公羊墨

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又江表傳曰關羽好左氏畧諷皆上口 王隱晉書曰杜預著春秋長曆至老乃成摯虞賞之曰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也 唐書傳曰李素立少穎悟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畧同 又曰張嗣宗太宗令羣臣以春秋讐難帝曰朕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嗣宗頓首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蓋文達博識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

史寶抗集諸生講論劉焯劉炫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義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 又曰徐曠字文遠高宗幸國學文遠發春秋題辨難鋒生莫能屈帝異之 又曰劉知幾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督之及聞爲諸兒講左氏春秋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羣史 又曰啖助字叔佐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九年乃成以爲孔子作春秋意謂夏尚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僊救

儻莫若忠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
云 柳宗元陸贄文通墓表曰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
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後之學者黨枯竹護朽骨以
至于父子相夷君臣詆悖吾郡陸先生與其師友天水
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
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 五代史傳曰史匡
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 玉海祥
符七年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 文獻通考周茂振
跋孫莘老春秋經解曰先君傳春秋于先生嘗言荆公
初欲傳春秋而莘老之書已出忌之遂詆聖經曰此斷

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 宋史傳曰孫復字明復著尊
王發微十二篇 又曰程頤字正叔著春秋傳 又曰
司馬光字君實七歲聞讀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
即了其義 又曰劉敞字原父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
行于世 又曰家愿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
安石久廢春秋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 又曰何涉雖
在軍中亦嘗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
聽 又曰聶冠卿每進講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
義以諷 文獻通考陳氏曰蕭楚字子荆紹聖中貢禮
部不第蔡京用事誓不復仕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

甲科歸拜牀下楚曰身可殺學不可辱母禍吾春秋
宋史傳曰胡安國字康侯高宗以左氏傳屬安國點正
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
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成
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 元史傳曰虞槃幼時嘗讀柳
子厚非國語謂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
非國語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尤善
又曰元明善字復初諸經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 明
文衡黃伯生誠意伯劉基行狀曰公年十四從師受春
秋雖未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 吾學編傳曰宋

濂字景濂庚子徵至金陵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
氏傳公曰春秋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
下可定也 明詩紀事趙昉字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
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 又張以寧字志遠以春秋
登第作胡傳辨疑最為辨博 明文衡楊士奇文靖金
公墓誌曰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從前進士聶絃先愛
春秋得其微旨仁宗在東宮公專說春秋敷析簡明睿
旨稱善遂命纂十二公行事作春秋要旨十二卷以進

春秋三

考符

見春秋一

稽象

春秋孔演圖曰作法

五經運之天

地稽之四象質于三

王施之四海

周法

孔經

杜預春秋序曰其發凡

以言例皆經國

春秋孔演圖曰

春秋漢書曰春秋

公羊全五經宋均注春秋

四象

兩家

所貶損不當世

君臣有威權者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

有公羊穀梁鄒之

劉歆七畧曰春

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梁世口說行故有公羊穀梁鄒之

隱書

晦義

書上詳四傳注不於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

義輔制衰王春秋

為上

掌志立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即序所謂

通三

漢藝文志云仲尼沒而春秋分

為五注謂左氏

公羊穀梁鄒氏

而春秋分

為五注謂左氏

三家殊塗乃思

春秋調人七萬餘言論其首尾使大義無

相乖有不可合者

明志

記事

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

攀長短以通名也

明志

記事

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

者丘明之善志志

記也春秋義記事也

失敷

長

治淮南子曰春秋之失敷繁露玉

十例

五情

見

上曰微而顯春秋左傳曰發傳之體有三為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春秋左傳曰發傳之體有三為例之情有五

惡而勸善五始三科之要在審已正統顏師古注

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之王者受命之始顏師古注

三科九旨為宗總而當新之謂之三公羊疏徐彥撰以何氏

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其國所見異辭

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此三科九旨也其國所見異辭

斷事應邵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

氏曰王公好春秋事淵邃婉約劉牧志曰五傳淵邃

所至以春秋事淵邃婉約劉牧志曰五傳淵邃

言誅深斧鉞然審旨存乎幽隱經一字貴如軒冕貶在片

得微言創為傳體實聖文浚井觀山士句撰春秋

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文筆師

詞賦類

卷一百九十三

春秋

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
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後井得
美水而巳何必勞苦旁求 日星 山嶽 曰春秋大義
然後為得耶 下見上一 乃易見也 而善惡在其中矣
數川吳氏曰春秋山嶽也 山嶽徒步而易形 錄實
臨川吳氏曰春秋山嶽也 山嶽徒步而易形 錄實
正名 皇極經世書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在其中矣
正大 簡嚴 於傳注之穿鑿 胡安國傳曰春秋立義
至精辭極簡 國鑑 經祖 鑑說苑建本篇曰春秋立義
嚴而不贅也 左氏作傳之祖也 原 備三聖 掌四方
曰孔子作經之祖也 聖之度 周禮曰外史職掌四方之志鄭元注曰春秋備三
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以上初學記 曰春秋備三
膏肓 發墨守 脩舊史 立博士 章仲尼修之以
成一經 劉歆上疏請立左氏博士范叔超議曰左氏
不祖孔子師徒相傳又無其文無因得立 後漢陳元

疏云陸下知丘明親愛孔子而公羊穀梁傳于後學故
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
遂為排 增 變周文 駁漢事 春秋將以變周之文
家所排 質 後漢書何休 著異同 編本末 會要
先代之質 漢事六百餘條 馮著春秋異同三卷
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 馮著春秋異同三卷
元和四年五月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編春秋本末明
武和十年五月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編春秋本末明
疑夏五 辨周正 胡安國傳曰夏五者傳疑也
周人元始於此月是以前月為正朔非乎曰歲正云
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前月為正朔非乎曰歲正云
也曰正朔者十二月以異乎曰正朔非乎曰歲正云
始也正月朔者十二月以異乎曰正朔非乎曰歲正云
十一元正朔者十二月以異乎曰正朔非乎曰歲正云
惟二月為正朔者十二月以異乎曰正朔非乎曰歲正云
始改元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氏
朔以十月為正朔也 精義理 得事實 公羊考事甚
非以十月為正朔也 精義理 得事實 公羊考事甚
文以十月為正朔也 精義理 得事實 公羊考事甚

疎義雖未盡當而具得當時事實非左氏釋經原掌之

小史講以學官俱白觀書太史受命端門嚴

書于太史氏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傳下見上

麟獲西郊虹垂北斗史注上獲麟之黜夏存周

申服難杜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曰春秋曰紀伯來

夏下存周梁書曰崔靈恩天公祀何以稱伯春秋曰紀伯來

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

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之意

在二子助有二人書上見上春秋屬辭所望於鄉先生校

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

家老于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學且嘗見黃先生

集諸家說為春秋傳素臣之功興王之法曰格志

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胡安國桓有年

傳曰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

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五經儀表萬世準繩宋史

文立興王之新法也五經儀表萬世準繩宋史

李之才令其城時邵雍再拜願受業于是授之以陸淳

春秋意以春秋表儀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以陸淳

國傳序曰百王之法萬獻論嘉賞進講合意宋史

世之準繩皆在此書後唐長興中和疑掌貢舉熙古獻

劉熙古論九通春秋後唐長興中和疑掌貢舉熙古獻

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凝甚嘉賞又曰高宗喜讀

春秋往左氏傳上意合斷自聖心裁以天理夏五傳

則斷自聖心大矣朱子曰春秋皆貴王賤霸尊

君抑臣胡安國城緣凌傳曰詳著城邢之師深沒楚丘

人尊君抑臣不為輕重權衡曲直繩墨秦曲甚矣

朋黨比周之意也輕重權衡曲直繩墨秦曲甚矣

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

故取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又袁婁傳曰晉大夫

文學部春秋

故不以德命國子不可逮於衰婁而與之盟諸侯羣

誅大夫衆貶以九月而成繼四代而作上見陳亮

春秋比事自序曰春秋春秋無義戰定哀多微辭孟

子語胡安國隱總傳曰功過不相掩美惡無嫌

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功過不相掩美惡無嫌

同疑辭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原游夏不能措辭元凱尤其成癖史記仲尼筆削春

辭有春秋杜預增善禮善識善經失誣失短失俗六經

論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識穀梁清而婉其失短公

羊辨而裁其失俗春秋四

原振王道徐邈穀梁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明將讓之

俟後聖有以樂乎此也何休注曰待後聖曰君子惟

法其言與百王而不減名微而顯志而晦詳上春秋

與日月並行而不息也微而顯志而晦詳上春秋

明善惡察廢興蘇子云明善惡察章往考來春秋預

序云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

則旨遠辭約則義微見上謹按春秋仲尼改舊史起褒

史策舊文則言辭約錄政治得失桓子新論云諸儒

少而義意微昧者也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

治之得失以爲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

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

俱善可觀者而名儒是非之議字隱晉書曰劉兆

是而非之議紛然互爲警敵道聽塗說之書袁淮王論

文非之議紛然互爲警敵道聽塗說之書袁淮王論

春秋

春秋

辨論聖人之書欲以鄉曲之左氏為太官厨公羊為

賣餅家魏畧云嚴漢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傳時司隸

家詭辨之言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相斫之

書魏畧云魚豢嘗從魏禧問左氏傳德荅曰欲知幽微

詩左傳相斫書善善惡惡曷為不言齊為桓公也春

耳不足精意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諱之疾始

信傳疑穀梁傳云甲戌已丑陳侯鮑卒何為以二日卒

其死日出已丑之日得不知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

明傳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賀子云左氏傳以

褒貶為褒貶筆削孔子筆削則削長短嚴漢善公羊鍾

會辨析長短漢訥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服

知罪秋子曰後世亦知丘者以春秋撥亂反正莫近於

事繫日時以事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獲麟之

史絕筆於獲麟而作故經世之典春秋經世之典

名糾伯玉海紹興三年二月徐俯進春秋解義上以宰渠

伐杞秋又乾道二年十一月王儼進講春無達辭董

舒曰春秋無通義秋說苑傳曰春禮之大宗史記自

秋者禮之經世大典胡安國傳曰以為經世之典

請去春秋唐書傳曰于休烈機鑿融敏吐蕃請文籍四

春乞復春秋文獻通考陳氏曰紹聖中罷春秋不

文學部開益頁名卷一百九十三春秋

應進 名分之書 皇極經世書曰春秋為君弱 傾否

之書 聖人傾否之書 左氏不知經公穀不知史 玉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

故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

知史 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

吳激四經 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

前漢書藝文志曰左氏傳或先經以起後經之事或

後經以終前經之事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見上記事

春秋五

原詩 晉傅咸左傳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

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已榮茲

能有 宋歐陽修獲麟贈姚闢先輩詩曰世已無孔

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為之說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

有如頃應篋惟麟不為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

約義甚夷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巖焯哉聖人經照曜

萬世疑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

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為俗牽

早 元趙子昂古風曰詩亡春秋作仲尼蓋苦心空言

恐難托實事著以深大義炳如日萬古仰照臨鳳鳥久

不至楚狂乃知音愁來不得語起坐彈古琴

增序唐孔穎達春秋正義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記之書周室東遷下凌上替夫子欲重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財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既不救于已往冀垂訓于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宋胡安國春秋傳序曰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原啓齊謝朓謝隨王賜左傳啓曰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懇勤挾冊慈最下帷未覩山笥早惜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籟金遜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禮記一

劉熙釋名曰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鄭氏曰周禮致太平之書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周禮禮記泰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季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于秘府時儒以爲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

奏立學官後鄭元為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
禮以天子之禮而行之至禮記正義曰禮記本孔
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
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帝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
如此例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
百八十篇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
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
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
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記有馬融鄭元
亡惟鄭注增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治
行于世

人之情 又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
小人以薄 禮器曰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
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左傳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又叔向曰禮敬之與也
大戴禮曰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 又曰凡禮
始於脫成于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
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乙 韓詩外傳曰首天地之體因
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 又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強
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

天下也 白虎通曰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
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于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
陰也 正義疏序曰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難明末易
見 史記商君傳曰三代不同禮而王 又自序曰禮
綱紀人倫故長于行 前漢書元朔六年詔曰朕聞五
帝不相復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
之節文 荀子曰禮者人道之極 素書曰禮者人之
所履 淮南子齊俗訓曰禮者實之文也 春秋繁露
曰禮制節故長於文 中說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其
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又曰大戴小戴禮之

衰也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
及格言爲多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禮以立體據事
章條織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

禮記二

增鄭氏曰周禮周公復辟以此授成王使居洛治天下
左傳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
子問禮于老子 南史傳曰沈峻字士嵩博通五經尤
長三禮爲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
峻曰周禮一書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惟助教
沈峻特精此書勉奏峻兼五經博士 唐書傳曰魏徵

常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上之帝美其書錄置秘府 又曰王懋字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 禮樂志曰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嵩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人久遠不可改易 韓愈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乃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 又唐書傳曰殷盈孫僖宗至蜀聞其有禮學擢太常博士 宋史傳曰孔維字惟則九經及第太平興國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

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乃今見中國之夫子也 又選舉志曰淳化元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進士 又傳曰宋庠父杞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於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記也已而庠生 又曰劉摯字莘老少好禮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 又曰歐陽守道字公權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山長宗人新先寓居長沙往訪之語契請於子良禮新爲書院講書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之字也 玉海淳祐六年十月講禮記畢錫宴秘書省御製七言律一章首

云天高地下禮居中 又朱文公熹以儀禮為經取禮
記及經史諸書所載附本經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為
經傳通解 金史傳曰張晞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
明古今禮學 元史傳曰熊朋來字與可初以禮記首
鄉薦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
為言朋來之學三禮尤深當世言禮樂者咸推宗之
趙昉潛溪後集序曰景濂父立呂公之鄉而遊于黃公
之門其學以經為師尤長於禮 吾學編傳曰解縉字
大紳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餘言其畧曰禮記出于漢
儒蕪雜尤甚宜及時刪改 又曰劉有年廬陵人徙沅

州洪武中明經起家為監察御史尋辭職養母忤旨謫
傳舟通州讀書不懈得儀禮十八篇于州故家上之詔
藏秘閣 明紀萬曆十八年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
唐太宗多有慙德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貞
觀政要

禮記三

原	修外	制中	承天	事地	不法
夫禮所	漢書曰樂	為異同	治人之情	親則畏敬也	禮先王以承天之道
以制中	承天	事地	不法	無體退見仲尼曰夫禮堂上	祖而崇君師先
天下事也	尊先	承天	事地	不法	不趨授立不跪夫子反此禮乎晏子曰君行一臣行二
若之	來速吾是以趨以反位也若授卑故跪以下之	來速吾是以趨以反位也若授卑故跪以下之	來速吾是以趨以反位也若授卑故跪以下之	來速吾是以趨以反位也若授卑故跪以下之	來速吾是以趨以反位也若授卑故跪以下之

禮記卷一百九十三

禮記

晏子出仲尼送之反命門人曰不法之禮惟晏子能為
之禮記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
無粉澤橘柚太公六韜對文王曰禮者天理之度
其猶植粟橋袖雖其味也
相反而皆可於口也
注子見曲臺芸閣臨上見二增居洛在魯見周易三宣
禮解十節情養性以節民之先黃老後六經論曰
六禮者其本在於養首籍冠篇歐陽詹張博士講
海禮者其本在於性一籍而講之其效足以安民故以
人之欲節人之性而講之其效足以安民故以
人之大經故首於羣籍而講之其效足以安民故以
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於此三者而講之其效足以安民故以
冠體嚴志敬於自然之理曰禮之為國壽納幣傳曰
志敬而節具大典格言司馬光河間獻王贊曰周
與之知禮言夏禮後漢書曹褒論曰漢初朝制無
上酌秦法

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蓋多闕矣論
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出淹中得河間者前漢書藝文志曰古禮經一
賜紫綬太平御覽晉書曰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今周禮注未之勿令絕符堅典詰百
言品物備於此矣吾無男汝可受之勿令絕符堅典詰百
學盧壺奏曰比年撰綴惟周禮注未之勿令絕符堅典詰百
章送母宋氏傳其父業今周禮注未之勿令絕符堅典詰百
以傳授後生其父業今周禮注未之勿令絕符堅典詰百
氏為宣文君于其父業今周禮注未之勿令絕符堅典詰百
宗時被旨纂集以康成阮謙等六家圖刊定建隆周世
奏之賜紫綬頒正義刻儒行玉海咸平六年八月
見上見升月令補冬官三朝國史藝文志曰初禮行
新事號御刪月令升為首篇第六明皇改禮序曰夫冬
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以冬
補之至宋淳熙間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
見以爲冬官不亡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
文字部開監領前卷一百九十三

曰是周禮六官 經邦國 植綱常 孔穎達正義序曰
始得為完書 禮樂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 元史禮志
曰古之禮樂一本于人心 故其為用足以植綱
常而厚 體正五經 源開三本 觀詩列四始 體正五
經 俗同節明 而日月齊照 源開三本 體合四端 閣記
天地同節明 而日月齊照 源開三本 體合四端 閣記
義宗 多識容典 歸崇敬治 禮學多識容典 就質疑
晦 淹識古今 山堂肆考 王琳善禮學 每就徐堅質疑
淹識古今 山堂肆考 王琳善禮學 每就徐堅質疑
臺新說 周官補遺 曲 猶酒有藥 若壘印泥 上見一
揚州集 禮序曰 道德仁義非此莫成 進退瞻仰 舍此
適若壘印泥 如防止水 豈直譬彼耕耨 同斯粉澤 而已
哉 分年而試 按月而觀 史傳曰 張處以爲月令之
文 雖出於呂不韋 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 此書不
爲無助 乃因已講者 爲十二卷 乞按月而觀之 尊

主庇民 垂世立教 隋書傳曰 柳昂字千里 見天下無
而善之 因下詔曰 建國重道 莫先於禮 尊主庇民 莫先
于禮 後聖垂世 立教一竹之有筠 木之有幹 上見一
于禮 後聖垂世 立教一竹之有筠 木之有幹 上見一
孟僖子曰 禮無以立其身 木無幹 無以立其形 發冢
有幹 人無禮 無以立其身 木無幹 無以立其形 發冢
得考工 探袞得世子 有盜發楚王冢 獲竹簡 書青絲
編簡廣數 分長二尺 有得十餘簡 以示王 僧虔曰 是科
斗書 考工記 周禮 所闕文也 文獻通考 雍熙四年 八
月 諸王 府侍讀 邢昺 進分門禮選 二十卷 太宗探得文
諸王 府侍讀 邢昺 進分門禮選 二十卷 太宗探得文
君 王 嘗訪 易 道 益 喜 明 視 諸 經 尤 粹 惟 別 錄 爲
優 不 見 二 卑 吉 凶 先 後 倫 序 惟 別 錄 爲 優 故 鄭 氏 用 之
今 行 同 尊 卑 吉 凶 先 後 倫 序 惟 別 錄 爲 優 故 鄭 氏 用 之
於 世 學 部 開 監 頌 卷 一 百 九 十 三 禮 記

禮記四

原禮本於太一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而為天地

曰命禮必本於天鄭注云聖人則天之明也

人君之大柄禮運云以治事也禮者人之大端禮者

理萬物禮器云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苞陰陽

禮以道行禮以明體天之經地之義左傳云吉也

經者道之常義也杜預注云宜也經國家定社稷左傳云

以經國家定社稷敘別同異明是非禮云夫禮者

者是非定親疎決嫌疑又云夫禮者所以定恭儉損

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禮從宜使從俗曲禮云

讓禮之為也淮南子萬物調四時和春秋說題辭云禮

之防事為之制漢書曰帝王質文世班朝治軍非禮

不行曲禮非禮則治軍蒞官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又云

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增詆狗曲前漢書傳曰王

非禮不備以上北堂書鈔增詆狗曲式字翁思詔除

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致龍鳳周禮曰序曰斯道也

致龍鳳周禮曰序曰斯道也文學

文學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後夔不達不達於禮是以傳于此名也孟僖不

能左傳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制之凡文
之目也禮器曰經禮制之凡制之備文之奇晁氏儀禮
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定天衷奠民極海
禮者將以宅天衷奠養君德正朝綱陳傅良曰周禮
民極豈形器云乎哉
均國勢也網紀萬事彫琢六情正義序曰三百三千
周琢兩曜爭朗百川注瀆歐陽題叔孫通傳後曰
六情兩曜爭朗百川注瀆經邦之軌則莊敬之楷
文武遞述其禮昭然若兩經邦之軌則莊敬之楷
曜之爭朗百川注瀆經邦之軌則莊敬之楷
模太平御覽唐書曰元宗時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
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
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
經始絕望四海均習從之
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

而寡要元史傳曰黃澤於禮學則謂鄭氏深慶則舉
大畧小愆則舉小畧大賈公彥儀禮疏序曰其為注疏
德李孟愆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注疎漏猶登
山遠望而近不知愆則舉小畧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
不察

禮記五

原詩晉傅咸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
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一其
辨其可任以告於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
聽王命其唐李百藥賦禮記詩曰玉帛資王會郊丘
叶聖情重廣開環堵至聖軼金籛盤薄依厚地遙裔騰

文學部 禮記

太清方悅升中禮足以慰餘生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醜感陰陽而遷變是以聖王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于軒初玉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

史一

原案敘世本注曰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

職矣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

也漢書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

周官有太史小史

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書王命而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擊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籀史蘇史趙六韜禹有

文學部

月益頁山卷二行九十二

史

史疇禮虞史伯夷大戴禮禮虞史伯夷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子夏詩序曰國史明乎是非之迹吳志右國史華覈上疏曰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隋書李德林傳曰史者編也故魯號紀年宋三朝藝文志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管子曰春秋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史也孔叢子荅問篇曰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中說天地篇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又曰陳壽有志于史依

大義而削異端中說謂薛收曰聖人述史三焉書也詩也春秋也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表山松曰史之為難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江淹曰修史之難無過于志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史之為言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又曰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又曰或有同歸一事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曰十有八家雖存記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

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寧味同畫餅子雲學湮涸流處叔
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于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畧記帝
王鸞盛廣松纔編載祀其文旣野其事罕有 來鵠聖
政紀頌序曰史臣者當國之鑑千億代之矚目也 皮
日休請孟子爲學科書曰經之隆者莫過乎史 皇甫
湜曰合聖人之經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體在適不在
同 唐書禮部尚書蕭至忠嘗問劉知幾曰自古以來
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才也學也
識也夫有學而無才猶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
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

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耨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
尤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此則爲虎傅翼所向無敵者
矣 歐陽修論日曆疏曰史者國之典法也 曾鞏南
齊書目錄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事物之
情其道必足以通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
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 玉海昔四史昉于黃帝五
史建于蒼籀右言左動官宿其業言爲尚書紀謨訓而
舉其綱事爲春秋繫日月而詳其目紀傳猶未分也邦
國之志掌於小史百十二國寶書藏于周室私史猶未
作也自鄭書晉乘魯史秦記而國各有史如南董左氏

之流史猶出於一家也。又晁氏曰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事編年不如紀傳。又真氏曰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又方孝孺絳侯論曰天子之賞罰信于當世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貴賤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于無窮榮辱于既死。

史二

原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為周守藏室史又為柱下史則其職也。春秋傳曰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齊

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南史聞

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俱詳太史令

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

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史記曰秦澠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扣缶皆命御史

書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討典

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

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帝始置太史

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

此職得撰史記自序傳云述隋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

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

八書七十列傳成一家言是也。漢書司馬遷傳贊曰：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篇，逮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乃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後漢書云：詔劉珍、陶、伏、無忌等述於東觀，謂之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為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吳各有史，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

凡六十五篇，自茲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修，亦

其次也。以上俱初學記晉書習鑿齒傳曰：桓溫覬覦非望

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始，以蜀為正，其識過陳壽

遠矣。會要曰：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修晉書，房元齡、褚

遂良等主其事，以臧榮緒晉書為本，宣武二帝及陸機

王羲之四論，則太宗所著，故名為御撰南北朝諸史半

出唐臣。南宋書沈約齊書蕭子顯梁陳則唐姚思廉所

唐令狐德棻也而魏徵、隋書、總梁、陳、齊、周之事故，俗號五代志

李延壽則又合南北之成焉。唐書傳曰：延壽父大師多

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魏、周、隋、天下參隔，其史詳

本國畧他國訾美失傳思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
成而沒延壽乃追修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
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
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舊唐書劉昫所
撰也宋歐陽修之爲新書晁氏曰嘉祐中曾公亮等被
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
卷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表所謂事增于前文省於舊
是也梁唐晉漢周五代史則歐所自著國史謂其可繼
班固劉向焉其時司馬光又著資治綱鑑宋史傳曰光
思歷代史繁人主不能編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覽

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神宗時上之賜今名其進表曰
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二百三十五年臣之精力
盡于此書後此朱熹又因之爲綱目序例曰表歲以首
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
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誠史外之要典而六經之
羽翼也宋遼金三史成于元脫脫歐陽元元史成於明
之宋學士濂前以史記前後漢三國志晉書宋齊梁陳
魏北齊周隋延壽南史北史新唐書五代史稱十七史
益以宋遼金元稱二十一史爲正史云性理大全司馬
光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諛朝小

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又蘇轍古史曰司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又朱熹曰太史公疎爽班固書密塞又曰新唐書敘事務簡畧故多鬱而不明又呂祖謙曰史臣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崇絲管蔡不能貶周趙盾不能改董狐之筆崔杼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史二

原方志

直文

上詳敘事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辨而

不華質而不俚核 司籍 掌書左傳曰荀彘如周籍談曰昔而 記善 書過禮記曰 其文直其事核晉之典籍以為 大政故曰籍氏下詳敘事 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 記之為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 有惇史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帝書 王籍 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何君過而書之 上詳敘事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為臣故 書為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 自稱紀則追王之義新載 舊章 張衡表求合正三 不稱紀則追王之義新載 舊章 張衡表求合正三 思光緒則追王之義新載 舊章 張衡表求合正三 武以來新載未就杜預春秋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 史書之 嗣書 續紀見上史二齊崔杼事 史遷為郎典校秘書令微文 隱切 班固校書除蘭臺令 史卒前所續史記也微文 隱切 班固校書除蘭臺令 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魏志曰明帝問王肅 微文 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魏志曰明帝問王肅 文學部

春秋繁露注 子夏詩序曰國史明乎得 冠諸史 類苑唐書曰史之為書褒善懲惡亞於六經

帝紀名曰編年通載神宗 發潛德 揚盛心 韓愈答

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 賢人括士之終始作唐之一類

垂之於無窮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元史類

郝經之於漢書序曰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館留儀

真乃破後漢書序曰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館留儀

魏吳為僭偽奮昭烈之幽光揚孔明之盛心祛操 亞

陳壽 似馬遷 事似陸贄 蘇軾曰歐公論 嚴義例

訂愚賢 宋濂送纂修元史梁琬詩曰衣冠嚴義 吹霜

噴露 入地上天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至于編紀同時

勳業之家雖庸夫而盡鋒端此又同時之士雖令德而常嗟理

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士雖令德而常嗟理

穢史注 權重宰相 任軋臺負 唐書傳曰裴敬則

選史官韋安石常閱其史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

知史官權重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能制生人死

史院尤重御史嘗諭省臣曰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

不欺地下 寧負鄉人 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

張說誣魏元忠一事言說已然可賴宋璟激勸苦切故

轉禍為福說知兢所為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公事不

少假借奈何兢曰知幾已亡不可謂曰劉生書魏公事不

其草故謂今之董狐情漸改辭曰狗公受誣地下競實為之

不改世謂家以董狐情漸改辭曰狗公受誣地下競實為之

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轉請文飾其傳樞字機仲分修國

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等 頭白可期 丹青

難畫 所傳非粹美丹青難畫是精神 秘寶藏山

豐編照物 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綱維創藏山之秘寶摩

文學部 附錄頁內卷二百九十三

刊石之遺貫 來鶴聖政頌曰豐編照 英莖咸韶

物借籍於克典 史臣者國之鑑云云 桑麻穀粟 咸韶 朱子曰論史曰温公之文如桑麻穀粟

如稽古錄 法嚴記約 文直事詳 傳曰李清臣召為

極可觀 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歷選 缺陳橋事 補建

文編 因言太祖受命之際非謀慮所及史冊所缺宜令

至等重加綴輯 吾學編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

言國可滅史不可滅 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

輯政及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搜採猶宜改

正 詞宗丘明 直歸南董 綜覈班范 發揮蒼

籀 玉海 史四

原 不虛美謂實錄 魏志曰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事不

謂之良史之才 信史 秋之信史也 良史 見 青史

玉海 風俗通義 彤史 又宮中 三不如 晉書傳曰張

固司馬遷之著述 詞約而事舉 敘三千年惟五十萬言

班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 亦無取焉而班皆書 五

之不以勸惡足也 毀貶晁錯傷忠厚之道 不如三也

不可下見 取春秋 宋史曰歐陽修奉詔修唐書又自

傲左氏 史之長目 倣左氏而稽合諸儒而參取羣 經

緯治亂 宋史曰張昭未冠讀九經盡通其義後至贊

率多拘滯 若極談王霸 權衡是非 東萊呂氏曰史官

經緯治亂 非史不可 權衡是非 者萬世是非之權

也 衡 各用所長 晁氏曰編年紀傳雖未易以優劣論然

也 衡 各用所長 編年所載于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

也 衡 各用所長 編年所載于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

也 衡 各用所長 編年所載于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

也 衡 各用所長 編年所載于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

所載于... 善惡之迹為詳由... 各因所長... 元文類胡... 此言通... 年似優其來最古... 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 資治通鑑... 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所長... 域中大權... 蘇轍曰史官助賞罰... 非而助... 天下大信... 史曰耶律孟簡太康中詣闕... 國史以垂後世... 命置局纂修... 孟簡謂餘官... 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 正元史... 承相問修史... 以何為本... 曰用金宋三史留為總... 章而不知... 史事不可與... 有學問... 文章知... 正者不可與... 史事不可與... 有學問... 文章知... 善必錄... 功為三... 史總裁... 發凡舉... 口舌非爭... 元字原... 功為三... 史總裁... 發凡舉... 口舌非爭... 有悻悻... 露才論議... 不公者... 不以... 呂端... 三國志... 自正... 兩晉不可行... 宋史傳... 曰呂端... 三國志... 晉書... 兩晉不可行... 宋史傳... 曰呂端... 三國志... 晉書... 兩晉不可行... 宋史傳... 曰呂端... 三國志... 晉書...

或有言... 兩晉事多鄙惡... 不可流行者... 真宗以訪宰相... 安曰惡... 以戒世善... 以勸後善... 惡之... 春秋備載... 真宗然... 刊之... 命... 五代不足法... 輔臣曰... 五代史... 不足法... 王曾曰... 安危之迹... 穎士尤罪子長... 李華為... 穎士... 亦可鑒也... 東萊不取班固... 甚不取... 班固... 人人自以為荀袁... 紀傳... 劉軻與馬植書曰... 執史... 人人自以為荀袁... 為遷固... 筆者家家自稱為... 遷固... 人人自以為荀袁... 明鏡一時覆車千祀... 王績與陳叔達重修隋紀書曰... 車千祀... 史五

命隨軀就死亡... 低頭闕墻戶... 仰視日光謂誰此可處... 原詩... 魏阮瑀詩曰... 誤哉秦穆公... 身沒從三良... 忠臣不達... 命隨軀就死亡... 低頭闕墻戶... 仰視日光謂誰此可處... 原詩... 魏阮瑀詩曰... 誤哉秦穆公... 身沒從三良... 忠臣不達... 命隨軀就死亡... 低頭闕墻戶... 仰視日光謂誰此可處... 原詩... 魏阮瑀詩曰... 誤哉秦穆公... 身沒從三良... 忠臣不達...

文學... 精... 卷一百九十三... 史

恩義不可忘路人爲流涕黃鳥啄高桑 晉左思詠史
詩曰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
流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
又袁宏詩曰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
梁天表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檮杌婉轉將相門一言
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又詩曰無名困蠖
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
知及有餘辭躬畊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
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又左思詠史詩

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嘗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
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又
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
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
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
壑英雄有屯遭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又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
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
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又潘岳於

賈謐坐讀漢書詩曰理道在儒弘儒由人光矣魯侯文
質彬彬筆下搗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舊史惟新將分
爾史既辨爾疑延我良友講此微辭 宋鮑昭咏史詩
曰五都矜才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京城十二衢飛費各鱗次仕子影華纓遊客竦輕轡明
星晨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
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陳阮
卓賦咏得魯仲連詩曰魯連有高趣意氣本相求笑罷
秦軍却書成燕將愁聊棄南金賞方從滄海遊寄言人
世客非君能見留 又張正見賦得韓信詩曰淮陰總

漢兵燕齊擅遠聲沈沙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千金
報朝稱三傑名所悲雲夢澤空傷狡兔情 又祖孫登
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尋當壚應
沽酒託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楊得賜金惟當有漢
主知懷封禪心 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已馳
聲五谿還總兵受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惟稱聚米勢
無慚意苴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載名 唐太宗司馬
彪續漢志詩曰二儀初構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樹司牧
固亦垂文字綿代更膺期芳圖無輟記炎漢承君道英
謨纂神器潛龍既可躍術兔奚難致前史殫妙詞後昆

沈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鴻志川谷猶舊途郡國開
新意梅山未覺朽穀水誰云異車服隨名表文物因時
置鳳戟翼康衢鸞衡總柔轡清濁必能澄洪纖幸無棄
觀儀不失序遵禮方由事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文
囿雕奇彩藝門蘊深致雲飛星共流風揚月兼至禋類
遵令典壇壝資良地五勝竟無違百司誠有庇我皇承
暇景談叢引衆秘討論窮義府看覈披經笥大辨良難
仰小學終先匱聞道諒知榮含毫孰忘愧

增唐李華

詠史詩曰巢許在箕頰陶唐不得臣九州尚洗耳一命
安能親綿邈數千祀丘中誰隱淪朝遊公卿府夕是山

林人蒲帛揚側陋薜蘿爲縉紳九重念入夢三事思降
神五設庭中燎寧窺泉下鱗 又盧照鄰詠史詩曰季
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
滕將軍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
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樊噲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
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又張謂讀
後漢逸民傳詩曰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
人千秋如比肩嘗聞漢光武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
對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樂此佳山川夜卧松下月朝
看江上煙釣時應有待釣罷已忘筌生事在林壑悠悠

經暮年於今七里灘遺跡尚依然高臺竟寂寞流水空潺湲
又李白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崔少府叔封昆季詩曰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
豪英赤伏起顏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
畊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
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
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無令
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白居易讀史詩曰漢日大將軍
少爲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曄曄園
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杞深谷變爲岸桑田

成海水勢去未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榮枯者反復殊
未已 宋王安石咏史詩曰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
光明所照耀萬古成冬春揚子出其後仰攀忘賤貧衣
冠渺塵土文字爛星辰歲晚天祿閣強顏爲劇秦趨舍
跡少迂行藏意終鄰攘攘外逐物紛紛輕用身往者或
可返吾將遇斯人 明劉基咏史詩曰凱風扇朱夏草
木生清涼卧疾澹幽曠白日悠且長散帙觀古人喟然
想虞唐陽春能幾何陰氣多繁霜天道諒悠悠人理亦
茫茫咏歌寄深情歌罷增慨慷

原志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宓洛書錫禹八卦

成列九疇道敘三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
舉 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
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象繫大易因史立法六學
既登遭時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
缺劉向司籍九流區別

原銘宋顏延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惟海宇誰其來
遷特聞遠祖青州挺秀爰始奠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閭
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簡營區葛嶧明懿平
陽總理咸薦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變風千里華萼
之茂於昭不已

檀贊梁劉勰史傳篇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
編善惡借總騰褒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書唐劉知幾論史上蕭至忠書曰古之國史皆出一
家未嘗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
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
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
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
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
史官所修載筆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存史官編錄惟

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復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于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言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且知筆未濡毫而縉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頃史官注記

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爲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統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限斷革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斯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增序隋許善心續修梁史序曰革命創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軒黃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

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
左右兼四名之別禱祀乘車擅一家之稱先君昔在前
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
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
盡冢壁皆殘不幸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所撰
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
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
新構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
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承先志假班嗣之書徒
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唐瑣涼能孤陋末

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
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
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
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

表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臣聞無懷
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代墳典不聞昭明太
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
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
善弘此四聰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
之駕不返無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請備之延閣藏之

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又沈約上宋書表曰若不
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睹亂秦餘何由知漢
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
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
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冊臣遠愧南董近慙遷固
以閭閻小才成一代盛典 **增**宋曾肇謝史成授朝奉
郎表曰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效俯逮
孤生簡策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
作之事爲難在昔有邦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
之書由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畧而雅春秋

之法謹而嚴子長雖謬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于
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失
實或設辭翫敝而不工或疎畧牴牾之相形或取舍抑
揚之未當歷觀前載茲謂才難矧兩朝功德之崇高而
五世聲名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禱杌鬼瑣之姦
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溫純深潤之
辭追二帝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揣分無堪
原論宋范蔚宗宦者論曰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
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引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

洪金英卷一百一十三
五
左貂給事殿省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
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威權內外臣僚莫
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
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侯之位于是中官始盛
焉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
萬機殷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
寄之國命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
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公忠
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
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紀綱大亂矣

增

唐太宗陸機傳論曰古人云惟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
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蚤
年高辭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
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辭深
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
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
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
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矯
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
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翼未騰先

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 **原**梁沈約王僧達顏峻
傳論曰世祖弱歲臨蕃遊道未廣披襟解帶義止賓僚
及運終顏波身危慮切摧膽抽肝猶患言未盡已也至
于憑玉負宸威行萬物有欲必從事無暫反既而憂歡
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
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明誅責自起峻之取覺
于世祖由此乎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損其私立功而
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四

文學部三

書籍

校書

求書

誦讀

寫書

書籍一

增白虎通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史
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隋經籍志曰大道方行俯龜文而設卦後聖有作仰
鳥迹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
於是興焉 宋史田錫太平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
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源諸

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能記其繁雜子書則異
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 墨子曰吾嘗見百國
春秋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開闢草昧歲紀繇邈居今
識古其載籍乎 又諸子篇曰逮及七國力政俊又蠶
起孟軻膺儒以罄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
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
人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鼓脣以策勲尸佼兼總於雜
術青史曲綴以銜談 書史百家問曰卦分河洛圖演
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
以聯鑣五傳六經貯禮樂而齊鶩斯並懸諸日月煥乎

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競有慙屑玉之化無異雜
鉛之寶

書籍二

增拾遺記曰帝堯在位至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
尺圖天地之形又獲合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
之始 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愁然沈思乃案黃
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
委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
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獲所求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
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東顧謂禹曰欲得

我山神書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文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三日召諸大夫而問焉曰烏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曰在丹書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云云 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於雀梁 蠹書於羽林 抱朴子曰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

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藏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荊州記曰小酉山石室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故梁湘東云訪酉陽之祕典是也 拾遺記曰晉泰始元年有頻斯國人來朝言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樹東有大石室緝石為牀牀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蒼頡造書之處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中有石梁梁上有素書兩卷烈

取讀莫識其文不敢取暗書數十字以示結康康盡識
之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
失其石室所在 晉書荀勗傳曰得汲郡冢中古文竹
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 南史傳曰江淹
字文通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
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 玉海
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祕書言高麗獻書多奇本館閣
所無詔校正二本別寫藏太清樓天章閣

書籍三

曾充箱 連屋 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逮至魏晉作者間
出闢言兼行瑣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

箱照軒矣 杜甫何將軍 鳳銜 麟吐 竹書紀年曰
孟春六旬五
山林詩曰 林上書連屋 遊文王之都 搜神記曰孔子
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貢往觀之到楚西
北 范氏之廟見芻兒插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
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赤松字時儵名受紀孔子
發薪下視麟蒙其耳吐 觀太史 授老人 上詳春秋
書三卷孔子受而讀之
傳曰張良遊下邳橋上有一老人隨履圯下顧謂良曰
孺子下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納履曰孺子可
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後五日日夜半往有頃父
方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帝王師
積丘山 汗牛馬 風俗通曰武帝開獻書之路訖於元
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 柳宗元
陸文通先生墓表曰其為書 充幣帛 映簪笏 崔羣
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載歸蜀省觀序曰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 明 啓
石瑤送武朝信守寧波詩曰林頭書卷映簪笏 明 啓
龍圖 披鳳篆 唐太宗帝京篇曰玉匣啓龍圖金繩
披鳳篆韋編斷方績縹帙寄還卷

書籍 書籍 書籍

青汗簡

白雲篇

韻府羣玉云以火炙簡令汗取汗為

樂於千石

何假百城

文心雕龍王充說揚子雲篇樂於居千石之

萬卷何假

九流異軫

百氏齊鑣

許南容書史

織仁義

琢磨道德

百氏齊鑣

純粹入矩

躡駁

出規

粹文心

琢磨道德

純粹入矩

躡駁

謨

粹文心

琢磨道德

純粹入矩

躡駁

五緯

粹文心

琢磨道德

純粹入矩

躡駁

圖書

粹文心

琢磨道德

純粹入矩

躡駁

歸掌

粹文心

琢磨道德

純粹入矩

躡駁

墨潤冰文

香消蠹字

常衮集賢即事寄徐薛

侍郎詩曰縹囊披錦

握

五經為府藏

雜藝為庖廚

京房惟善於七分

張霸心明於百兩

許南容書史

百家對云云

書籍四

古人糟粕

莊子外篇云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

曰君之所讀聖人之糟粕耳以問曰何書公曰聖人之言

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

臣不能喻臣之所謂古人之糟粕已矣

聖人糟粕

老莊道德之淵藪

拾遺記云

雖存乃聖人之糟粕

道義之淵藪

古書學者之山淵

抱朴子云古書雖多

仁義之山淵

未必盡美要當以為

者得宋伐漁繼其中

韓任術以作柄

墨率儉以篤俗

文

得

宋

伐

漁

繼

其

中

韓

任

術

以

作

柄

墨

率

儉

以

篤

俗

文

得

宋

伐

漁

繼

其

中

韓

任

術

以

作

柄

墨

率

儉

以

篤

俗

文

得

宋

伐

漁

繼

其

中

韓

任

術

以

作

柄

墨

率

儉

以

篤

俗

文

得

宋

杜預云桓譚煩而無要傅子云桓譚書煩而無要

賈逵精而不博范蔚宗後漢書云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

博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

市關所賣書遂寫魯端門春秋孔演圖曰越作法聖

通百家詳好學胡峻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而書十三年有星孛

東方說題曰麟得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

觀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畫盤孟書封武安

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孔演圖雜家書儒墨名

侯學盤孟書注云孔甲盤孟二五

十六篇書盤孟中所以爲戒張華字茂先雅愛書籍身死

車莊子曰惠施三十車日無餘財惟文史溢几篋嘗

徙居載書三十車祕書監摯虞撰安用此鬼名

定官書皆資華本取正上俱白帖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卷水經注云積石河北有層山懸巖中多石室焉室中

內有自然經書輿地志曰少室有上中下三定思自

然經書自然飲食枝條五經述道言治枝條五經

莫壽於竹帛王回故蹟遺文序曰傳古者莫壽於

簡殆如新見書壽遺經於胃臆張起巖伏生祠堂碑

有伏生細能壽遺經於胃臆

書籍五

詩宋蘇舜欽檢書詩曰煩心思所持屏事入小閣臨

撰下塵梁侈哆張敗笈雨爛百數番蟲食三四帙魚子

或破碎蠶兒尚狎蛤蟆心何長文跋尾清臣榻幼辭反

文學部 附錄 書籍 六

知進故句時自慙墜亡多愛翫存聚必券帖回頭厭襍
積舉體覺疲繭束閣聊欠伸夢斷風一颯 明楊循吉
題書廚上詩曰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為士
家無一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力專小者雖未備大
者亦略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傳一一經紙裝辛苦
手自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持此用為命縱橫堆
滿前

增序後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序曰三墳五典之說九
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在天外 唐楊炯登祕
書省閣詩序曰若夫麒麟鳳皇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

王羣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室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
典謨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
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
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堦戶牖而覲幽遐故先王
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
之金石與天壤而不敝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
尚於此

增銘唐陸龜蒙書銘曰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於結繩
民始相疑國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折木累
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紼一絕錯亂名目寔務輕省擣泉

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
古卷舒蟬聯熏曝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
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
說益繁盟契要質朝成夕反誥誓制令尾違首言牋檄
奏報離方就圓錄注傳記醜讎美憐銘誅碑表虛功望
賢歌詠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
詞以泉穀其留最延錯謬顛倒龍蒙弗刪在珉石者固
龍納賂惟辭是妍鑿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
而傳宜去詐偽結繩之前

對唐李令琛書史百家對曰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

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典謨斯起即有姬公秀
出制禮樂以匡周尼父挺生刪詩書而反魯莫不憲章
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啓羣生之耳目洎乎尼
山落構梁父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起於是墨承諸廟
孟繫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逞能於千樹孫武絢
其韜略蒙叟混其鵬鯤葛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
之祕揚託思於全性鄒銳想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
尹文亦諒於名實呂韋博識載摛懸市之文鬼谷多才
爰踵飛籀之作自茲以往其流甚繁雖有異於微言亦
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政刑或富國成家或

側幸雜細囊用聊因班女織 唐王績采藥詩曰行披
葛仙經坐檢神農帙

原銘宋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蹟戢妙抱密用舍以
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誦讀一

增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說命曰學于
古訓乃有獲 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儒行篇
曰夙夜強學以待問 韓愈進學解曰口不絕吟於六
藝之文 黃庭堅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
於胷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誦讀二

原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 詳好 莊子曰

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
奚事博塞以遊 **增**史記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

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不觀於園舍 **原**漢書

曰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班游以
選受詔進讀羣書 又曰匡衡鑿壁引鄰家火光孔中

讀書 詳好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好學閉戶讀書不

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梁人曰閉戶先生 又曰荀悅
字仲豫家貧無書每開行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東

文學 詳好 誦讀

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詣閣東觀讀所未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 又曰高鳳讀書晝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流麥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自爲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終成名儒 又曰包咸字子良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聞異而遣之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

云先讀百編而義自見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從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編 晉書曰王歡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產業家無升斗妻患或毀其書後爲通儒 宋書曰車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聚螢照讀冬曾聚雪仕至司徒 上黨記曰太行山有菁巖有射熊於巖間見諸生讀書往覓不知處傳以爲仙人 隋書傳曰許善心字務本幼聰明所聞輒能誦記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 唐書傳曰褚無量字弘度幼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讀書若不聞衆異

之 又曰馬懷素貧無資書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 又曰蔣乂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 又曰狄仁傑字懷英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何暇與俗吏語耶 又曰陽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 又曰歐陽詢字信本江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俱盡遂博通經史 李華蕭穎士文集序曰穎士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 宋史傳曰張知白嘗過陝州與通判孫何讀道旁碑凡數千言略無

所遺 又曰賈黃中字媯民幼聰悟方五歲其父玘每正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 又曰楊繪字元素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 又曰張載字子厚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 又曰邵雍字堯夫於書無所不讀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又曰張方平字安道家貧無書借人三史旬日即還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 又曰黃庭堅字魯直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 又曰

劉恕字道源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三欲應制科
從人假漢書閱日即還之 又曰杜鎬字文周年踰五
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
又曰江休復字鄰幾為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據
鞍讀書至迷失道 又曰真德秀字希元四歲受書過
目成誦 又曰魏了翁字華父少長穎悟絕出日誦千
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 又曰朱昂字舉之
同學未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卷目昂為小萬卷
遼史傳曰耶律儼經籍一覽成誦 金史傳曰石瑤
字邦彥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辭章

又曰梁肅字正憲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
葛氏常滅燭止之 又曰劉煥字德文少長就學天寒
擁糞火讀書不怠 又曰雷淵字季默發憤入太學衣
敝履穿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 元史傳曰許衡字平
仲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
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又曰王恂字敬甫三歲
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
過目即成誦 又曰張養浩字希孟年十歲讀書不輟
父母憂其過勤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
讀 又曰許謙字益文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

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古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病不廢又曰許有壬字可用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寺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又云虞集字伯生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挈家嶺外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又曰吳澄字幼清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爲節膏火澄候母寢乃然火更讀明黃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曰公在燕京時閑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覽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

腹中矣鄭楷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曰公諱濂字景濂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間其善記誦邀至別墅問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肯以一月荅繼之初不信抽架上雜書俾誦五百言乃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吾學編傳曰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幼穎敏絕倫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明文奇賞解縉解子尚傳曰幼時大父莊公山藏書萬卷竊讀殆徧尤深於易明紀景清本姓耿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嘗假同舍生祕書約一夕還故爽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清

詭曰某私橐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慙恨既
出清特還之曰以公祕惜甚聊相戲耳 明文衡楊士
奇解公墓碣曰公諱縉字大紳五歲大父教之書應口
成誦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諸經貫穿
該綜老長不能難也 宋濂王冕傳曰冕字元章七八
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讀聽已輒默
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
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去依僧寺以居夜
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書琅琅達旦安陽韓
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 王直聶大年墓志

曰公比長讀書日記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
不讀 明詩紀事楊基字孟載嘉州人幼穎悟絕人九
歲能誦六經著書十餘萬言名曰鑿論 楊循吉字君
謙吳縣人居家好畜書聞有異本必購寫結廬支硎山
下課讀子史以松枝為籌不精諳不止多至千卷 桑
悅字民懌常熟人讀書一過輒焚棄之 吾學編傳曰
于謙字廷益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 又曰薛
瑄字德溫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翫讀潛思有得秉燭疾
書或通宵不寐 又曰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少貧居龍
泉菴埽樹葉焚之讀書達旦 又曰吳與弼字子傳年

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遂去舉業謝人事足不下樓者二年 又曰魯鐸字振之歷司業祭酒日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 又曰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七歲小學四書皆成誦長益肆力問學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刻苦盡讀諸經史 又曰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居官十歲不以妻子自隨為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

誦讀三

增警枕

懸屏

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銘曰公一室蕭然圖書盈几案竟日靜坐泊如也又以

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應宗祥字尚履少好學讀書達旦懸屏以自警
七過 三復 王氏類苑御史臺記曰開元中常敬忠
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一過誦千言張燕公
談 韓愈書張中丞傳後有曰張巡讀書不過三復
然薪 映月 唐書傳曰畢誠早夜然薪讀書母恤其疲
曰陸佃字農師居貧 削柳簡 埽樹葉 元史傳曰秦
夜無燈映月讀書 簡書以授之成誦即更削去下見上
生書以授之成誦即更削去下見上
岐叔署戶 漢書傳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曰十二學書
二萬言 吳兵法亦誦二十萬言凡臣
朝固已誦四萬言 隋書傳曰崔儵字岐叔少與
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詩書為務
負恃才地大器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
原千編乃得 五行具下 華陽國志云徐誦少讀書日
文學部 尚監類為卷二百九十四 誦讀

下詳前二句去讀初如蛇入筍
漸類雞脫殼先宋廉贈劉俊民詩曰持節

誦讀四

原東哲隱几讀書

東哲讀書賦云垂帷帳以隱几披紉素而讀書

元帝後宮

讀書

王褒集序云褒字子淵蜀郡人有後才元帝為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

之誦讀

鄭元奴婢讀書

世說云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

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

杏壇弟

難柴讀

子讀書

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弟

書

謝承後漢書云侯瑾字子瑜備作爲牧羊讀書魏

楊俊傳云俊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

贖象著家聘娶

止輒讀之

魏略云隗禧字子牙擔負

立岸然後與別

不解其義

俗說云傳迪爲左丞一見便誦

云趙閑讀書一見便誦

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疏云

二十四歲讀書自識章句一見輒誦處士平原禰衡年

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

神冬誦論語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沙師問曰

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

涕零也師哀之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

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

間誦孝經論語百日習一經

晉書云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

令不說可以爲高月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

虛竊不就之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

而對策婦女讀誦

和子新論云劉子政子駿伯玉三

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

誦讀

開聖賢卷二百九十四

無不侍婢誦賦蜀志云劉琰為車騎將軍然不豫國

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李則讀左氏

能為警學又悉教誦讀曾靈光殿賦

舉一反三蔡邕別傳云邕與李則遊學時在弱冠

恭讀左氏輟卷而歎劉謙管紀云王恭每讀左氏傳

布衣徒行講誦孜孜東觀漢記劉弘字叔紀年

素作

牛衣手繩口誦王隱晉書

未葬讀喪禮復常讀樂章禮喪復常讀樂章

禮喪復常讀樂章以上北堂書鈔

紀事王冕字元章或騎黃牛蒙草衣讀書

持漢書以讀人咸以為狂生蕭刺字維

倚其榻說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侯均謂元有天下

斗為識字人必至千徧元史傳曰韓擇積學四十年

讀書不至千徧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

之冬讀書典韓愈董生行

歸讀古人書書樵暮讀

盡不得息元史傳曰郝經家貧

五千字仙宗能一日二十卷

昔在會稽年始十一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

不得屈閉齋張幃避蠅獨坐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

然松讀書南史傳曰顧歡字景怡一字元平鄉人有

者夕則焚松節讀織簾讀書

書或焚糠自照貧織簾讀書

織簾先生為以鐘為限

靈物常稱為以瓜鎮心

千里駒也明三禮家貧鈔義疏以日繼

夜筆毫盡每制用之嘗蔬食講授多苦心

熱若瓜時輒假臥以瓜鎮心起便讀書

又學部誦讀

誦讀

唐書傳曰褚亮少警敏博覽國史一經目輒誦於心誦說略徧又曰韋述家有

偏嗜樓居讀書吾學編傳曰黃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浙

食韜燈讀書又曰陳茂烈字時用莆田人驛年喪父

孱弱亟止之乃焚香讀書又曰耿九疇字禹範盧氏

而留之已不終歲誦五經宋史傳曰戚同文字同文始

二經元史傳曰黃潛字晉卿成讀書破萬卷杜甫贈

詩曰讀書破萬卷劉基旅興詩曰誦書

卷下筆如有神誦書欲萬言落筆飛煙雲

誦讀五原詩晉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宋謝惠連讀書詩曰貴園奚足慕下帷故宜遵山成由

一簣崇積始微塵虞軒雖眇莽顏隰亦何人宋謝

靈運齋中讀書詩曰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

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

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唐柳宗元

讀書詩曰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

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緇帙各舒散前後互

相逾李嘉祐送王正宗山寺讀書詩曰欲究先儒術

還過支遁居山階閒聽法竹徑獨看書向日荷新卷迎

秋柳半疎風流有佳句不似帶經鉏 錢起和劉七讀書詩曰夜雨深館靜苦心黃卷前雲陰留墨沼螢影傍華編夢鳥富青藻通經仍妙年何愁丹穴鳳不飲玉池泉 唐韓愈題宇文裔山寺讀書院詩曰讀書林下寺不出動經年草閣連僧舍山廚共石泉雪庭無履跡龕壁有燈煙年少頭今白刪詩到幾篇 宋歐陽修讀書詩曰吾生本寒儒老尚把詩卷眼力雖已疲心志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已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 傅堯俞讀書詩曰吾屋雖喧卑頗不甚蕪穢置席屋中間坐臥羣書內橫風吹急

雨入屋灑我背展卷殊未知心與古人會 蘇軾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詩曰幽居亂蛙黽生理半人禽楚然已足喜况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習齊咻未敢笑越吟 明皇甫汈張仲讀書吳山詩曰風叩支關開月鑿董帷薄披帙就長明靜夜靈花落羊亡屏意筌猿定落心籥幽谷聞鳥鳴澄湖眺魚樂

賦晉束皙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閒居澡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載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贊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

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
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以終身
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
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原贊周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贊曰高鳳好學專心
不迴留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雖
遠書卷猶開

原銘後漢李尤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急則覽書傾倚
偃息隨體興居寤心起意猶愈宴娛

原書後漢馮衍說鄧禹書曰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

觀於政夫為君而不明於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
為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尊君退無以脩身聖朝天然
之質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
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乎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
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漢孔融與宗弟書曰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
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宋王僧虔
誠子書曰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
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
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識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

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

寫書一

增竹書紀年曰帝堯陶唐氏七十年二月辛丑榮光出河休氣四塞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其圖以白玉為檢赤土為泥約以青繩檢文白闔色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 又曰周成王十八年周公旦乃與成王觀於河洛元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隨甲而去 孝經援神契曰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朗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

文消 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遞翦髮以相活

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漢書藝文志曰迄孝武世

書皴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拾遺記曰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削荆為筆剋

樹汁為墨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河洛祕奧非正典

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

桓譚新論曰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

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論衡曰郊天鼓必麒麟之皮寫

孝經亦必曾氏之策乎 三國典略曰郎基字世業泛

涉墳籍清慎無所營求惟頗令人寫書 抱朴子自序
曰葛洪字稚川累遭火典籍蕩盡伐薪賣之夜以寫書
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 南史傳曰
衡陽王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部爲
一卷置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
墳索何須蠅頭細書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旣便且
更手寫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之中箱五經自此始
又曰王僧孺家貧傭書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顏氏家
訓曰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
就姊夫劉緩乞旬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高其

志卒以漢書聞 金樓子曰有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
禮禮記春秋各一部又寫前漢史記三國志晉春秋莊
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
中書極精細 後周書曰裴漢借人異書必自錄疾彌
年亦未嘗釋卷 唐書藝文志曰貞觀中魏徵虞世南
顏師古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
又曰元宗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
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河間景城清河博平
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 又傳曰張文琮好自寫書
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又曰李襲譽

字茂實厚於宗親廩祿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 又曰汪紹宗少貧俠好學工草隸客居僧舍寫書以自給 又曰韋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流爲詳 又曰柳仲郛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皆小楷 五代史曰楊邠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 劉禹錫國學新脩五經僻記曰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堂東西廂之僻祭酒皞博士公肅申命國子生能書法者分章

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 宋史藝文志曰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一本 柳開補亡先生傳曰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巾箱者不過矣 宋史傳曰勾中正精於字學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上問所書幾何時對曰十五年上嘉歎良久賜金紫 又曰毋守素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版守素齋至中朝行於世 又曰高頓力學強記手寫書千餘卷 又曰李建中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 又曰姚鉉藏

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撫之一事
雖被竄斥猶備夫擔荷以自隨 又曰劉鳳儀俸入半
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 又曰劉恕求書不
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 又曰宋濤解褐
青城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歸 宋祁張忠定
公行狀曰詠也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
綴輒據庭樹豪枝而暝不終篇未嘗就舍 馬端臨曰
先公云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豪兩屋黃魯直
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 朱熹曰今人讀書苦簡者
緣書皆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

猶自難得量以道嘗欲得公穀傳徧求之後得其本乃
寫焉 金史章宗紀曰明昌五年三月置弘文院書寫
經籍 尹夢龍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
千餘卷散鄉人讀 又曰暢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
錄口誦過目輒不忘 又曰許衡稍長嗜書如渴遭世
亂且貧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請寓宿手鈔以歸 又
曰姚樞棄官攜家來輝州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
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注書以歸

寫書二

原截蒲

編柳

漢書云路溫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溫舒
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楚國

文學

續編

寫書

先賢傳云後徵嘗編柳以寫經本晨夜誦習

三西邸北堂南史傳曰竟陵王子良字雲英武帝

士鈔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約略千卷

虞世南初仕隋為秘書郎鈔經史百家之言以備用尺

之一百七十三卷北堂者省也滿箱盈篋

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滿箱盈篋

士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手寫

細書復成二千卷滿數十箱宋史傳曰楊克讓少

好學手寫經籍盛於篋筒露鈔雪纂

原燄新寫書晉書云范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

乃盧於園中布衣蔬食然新寫書寫為官傭書漢記

畢誦讀亦備遂博學明通善談名理

云班超孝謹家貧常為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輟業投

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博介子張騫立功異

域以取封侯安能賃書以養謝承後漢書云陳常字

久事筆研問乎賃書以養君淵書則躬耕夜則賃

書以養公孫寫書自給又云公孫春光傳曰春光

邵賃書自給賃書自給以上北堂書鈔

鍾奇曰吳彩鸞隨文蕭歸寫楚辭李賀詩曰取

所得萬餘於後魏書曰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

書自課書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數不登

則不手寫九經類書云張參年老常手寫手寫三

史元好問故物著曰貞祐子兵後子奉先人南渡河

載二鹿手寫通鑑宋史傳曰洪邁兄弟皆以文章取

車自隨手寫漢書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

治通鑑手寫漢書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

有三手寫漢書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

有手寫漢書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

有手寫漢書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

有手寫漢書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

有手寫漢書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

多親寫宋史傳曰錢著明好多自繕寫又曰吳淑父
學多自繕寫越州數百卷唐書傳曰李亮在越州
晉細鈔高士傳楊基樟樹舟中詩曰即家書孝經
元史傳曰趙孟頫字子昂至治聚書自寫宋史傳曰
元年英宗遣使其家俾書孝經得書必鈔鄧文原鄭
通經史尤勤學聚書數千卷
自鈔寫致致讐校老而不廢
日時南北兵阻售書視珍貝君得
書必手鈔雙校無毫忽舛異迺已

寫書四

原詩齊王融鈔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說禮固多才敦詩
信為善巖笥發仙華金滕開碧篆 **禮**明楊循吉鈔書
詩曰手錄畏辛勤數紙還投棄質人供所好恒輟衣食

費往來繞案行點畫勞指示成編亦艱難把翫自珍貴
朱夢炎寫韻軒詩曰掌籍江河誤泄機幾年滿降學
書癡晴窗滴露花搖席午夜揮毫月滿帷縮得春風留
鳳帶畫殘秋水照蛾眉從今了却人間事一曲鸞簫跨
虎吹

藏書一

增玉海曰周有藏史典簡冊魯有御書在象魏 又集
賢記注曰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 文獻
通考曰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
經更著新簿合為四部一曰甲部二曰乙部三曰丙部

四曰丁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盛以縹囊書用
紺素 又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書目凡
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
目錄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 又齊永明
中祕書丞王亮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
卷 又梁初祕書監任昉部集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普通中處士阮孝緒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
參校官簿更爲七錄 又隋平陳經籍漸備初西京嘉
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
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

殿又寫五十副本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
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 唐書藝文志曰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
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
百一十五卷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
宋史藝文志曰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
其圖籍稍復增益太宗建崇文院及祕閣親臨幸觀書
賜從臣宴又命近臣縱觀羣書真宗置龍圖閣太清樓
玉宸殿四門殿各有書萬餘卷仁宗旣新作崇文院命
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

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徽宗更爲祕書總目計汴都
所有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明紀丙午太
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謂侍臣
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
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
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又有功
於後世

藏書二

增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 梁元帝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典歸
於江陵凡七萬餘卷 玉海集賢記注曰宋有總明陳
有德教 南史曰張纘字伯緒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
披讀殆不釋手 又曰沈約字休文好墳籍聚書至二
萬卷都下無比 又曰任昉字彥升家雖貧聚書至萬
餘卷率多異本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及沈約勘其書目
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又曰王僧孺字僧孺好墳籍聚
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埒 隋書傳曰
許善心字務本家有舊書萬卷皆徧通浹 唐書曰蔣
又家藏書至萬五千卷 又曰韋述蓄書二萬卷皆手

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如也 又曰李燧字景望家
有書至萬卷號李書樓 又曰韋處厚字德載家書雙
正至萬卷 又曰蘇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讐定當時
稱與祕府侔 又曰田弘正字安道起樓聚書萬餘卷
韓愈詩曰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詳下事 鴻書
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 五代史傳曰羅紹威
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
又曰楊彥詢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
使彥詢掌之 又曰高宗搜訪遺聞屢優獻書之賞館
閣編錄日益以富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

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
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矣 司馬光獨樂園記曰其中為
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 歐陽修六一居士傳
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
韓維曾子固神道碑曰公平生無所嗜惟藏書至二
萬卷皆手讐定 宋史傳曰沈立初在蜀悉以公粟售
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 又曰孫抃六世
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 又曰宋敏求家藏書三
萬卷皆成誦熟習 又曰鄭樵字漁仲聚書數千卷皆
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 葉氏過庭錄

曰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憲李邕鄆四方士民如亳州
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多止四萬許卷惟宋宣憲
家擇之甚精 王氏揮塵錄曰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
歷陽沈氏廬山李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 又曰
南渡後惟葉少蘊收書逾十萬卷置之雲川弁山山居
建樓以貯之 鴻書曰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
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為精核 遼
史曰義宗名倍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
臺 元史傳曰周如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
所居曰槩菴 又曰申屠致遠聚書萬卷名曰墨莊

皇甫汈皇史宬詩序曰皇史宬者歲乙未上命考金匱
石室之制以藏書重祖訓也 鴻書曰聞浦陽鄭氏家
有藏書樓若干楹其額是建文君所題擘窠大書御書
樓三字所藏至八萬餘卷 宋濂禮部侍郎曾公神道
碑曰公諱魯字得之所藏子史動數百家各攬其精而
掇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 貝
瓊鐵崖先生傳曰先生楊姓名維禎少穎悟好學日記
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使讀書其上 梁寅梁氏書
莊記曰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
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 明詩紀事曰倪瓚字元

鎮無錫人所居有閣名清閣閣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
又何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官南翰林孔目每喟然歎
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棄此不居而僕
僕牛馬不亦愚而可笑乎 吾學編傳曰吳廷舉字獻
臣嘉魚人累官工部尚書居湫隘無郭外田顧有書至
萬卷 明詩紀事曰曹學佺字能始嘗謂二氏有藏吾
儒無藏欲脩儒藏與之鼎立將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
而未能卒業也 又海內藏書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
章丘李氏 又南園俞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
石之富甲於海內吳岫方山非通人也聚書至萬卷錢

穀叔實畫史也與其子允治手鈔書至數千卷

藏書三

增 墨莊 書穴 上詳書籍 二 酉 三 洞 上見書籍

中書注 明詩紀事 王履曰 聞王刁三洞 在山外 崖上
以得到此 山中 倘逢 叔夜 良田 益友 上見
能相許 會傍 長休 學御 風 區有 書數 百卷 因題
云 詹君 景仁 世家 武彝 有田 數十 區有 書數 百卷 因題
其 軒曰 懷友 重推 聖人 載道 之經 與夫 百家 子史 所錄
至於 崖巖 野刺 塔寺 宮廟 彝鼎 柱石 井白 墟墓 詭異
之辭 悉次 於此 庶開 卷有 得亦 可謂 益者 之友 效矣
牙籤 錦帕 綈袞 縹囊 西京雜記曰 祕閣圖書皆表以
用紅牙籤 史用綠牙籤 子用青牙籤 集用 劉略班藝
白牙籤 王海云 丹房翠縹 綈縹囊 劉略 班藝
王志 阮錄 在助詩曰 劉略 班藝 虞志 荀錄 李淑 圖
文學部 藏書

藏書 劉略 班藝 虞志 荀錄 李淑 圖

沈元母 藏發廣內 祕訪名山 林希謝祕閣 深為

子孫之藏 密有緘滕之固 頌曰其承祕書也 遺文闕

簡多在大家深為子孫之藏 密有緘滕之固 閱上帝

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闕 官書備焉 集賢院

之冊府目眩星辰 登道家之蓬萊足踐雲氣 謝

表云

原藏策之府 穆天子傳云天子此征東還乃循黑水至

所謂策府注曰中繩言皆平直策府言往古帝王之

王以爲藏書略云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

之藏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

內祕室 辟藏尚書 漢書云泰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之府 辟藏尚書 齊魯之問學者由此煩

尚書 辟藏家書 孔安國尚書序云秦始皇滅七代典

用藏其家書於屋 辟漢室龍興 積聚篇卷 蜀志云向

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積聚篇卷 蜀志云向

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

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

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 積石爲倉 拾遺記云曹曾慮

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 太史祕府道家所貴 張衡云太史祕

爲倉以藏書故 太史祕府道家所貴 府道家所貴

再得之竊 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華嶠後漢書云學者

爲幸也 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華嶠後漢書云學者

道家蓬萊山 謹案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

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 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

即藏室之村下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 桓子

伯喈有書近萬卷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 漢末

諷謀反祭子海馬既被誅邕所與蔡書悉入蔡族案魏

志蔡徒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賓客盈坐

文學部

尚書部

尚書部

聞察在門倒屣迎之祭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豔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林宗有書五千卷郭泰別傳云泰字林宗家有書五千卷王修

有書數百卷魏志千修傳云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

斛有書數百卷太祖張華有書三十乘又見上書籍四

負書不妄有名增舒被覆書南史傳曰虞蘇少好學居貧屋漏

被大濕時人藏史南山唐書傳曰安祿山亂草連獨

以比高鳳留書白石宋史傳曰李公擇少讀書廬山

散騎常侍留書白石宋史傳曰李公擇少讀書廬山

千卷名舍曰侔於麟閣柳宗元東明觀聚經籍圖史

侔於麟閣侔於石渠元文苑祭裴學士文曰不減祕府

唐書傳曰王懋家聚書多藏書廟學元史傳曰只必

不減祕府圖書皆異本藏書廟學幼嗜書習翰墨

至元十四年監東平多善政嘗出家書得俸購書

二日餘卷置東平廟學使學徒肄習之得錢買書

傳曰朱昂前後所得俸賜以得錢買書

三之一購奇書以誦誦為樂得錢買書

即買書家築室藏書元侯名天字晉廟學築室藏書

割田置書元史傳曰段直為澤州長官大張尹書

巢吳激題張尹書巢詩曰食息不離書令滋溪藏書

宋本滋溪魚騰身出巢外編簡不離書知遼與金故

實且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當國初自汴還真定置別

野縣之新市作屋三楹買書數千卷歲久堂壞先人昔

之且漸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書萬卷以

歸藍溪藏書藍溪之上讀書為學入貢於太學乃藏

書於家而命之歷山藏書居濮上築先聖宮居祠堂

曰藍溪書屋蜀山藏書舍者友人徐君肄學之所也

於歷山之下蜀山藏書舍者友人徐君肄學之所也

聚書萬卷蜀山藏書舍者友人徐君肄學之所也

文部蜀山藏書舍者友人徐君肄學之所也

蜀山藏書舍者友人徐君肄學之所也

蜀山藏書舍者友人徐君肄學之所也

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子曰吾山在城東若千里吾屋
在山若千橋吾書在屋若千卷山雖小而其美屋雖樸
而麓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閑凡事物之理
與夫羣聖賢備已治人之要實皆不出乎書
三本唐書傳曰柳仲郢家所書萬卷所闕下者幼學焉
有萬卷杜牧上知已文書曰城南萬餘卷宋史傳曰
仕居濠州城南有小閣以自娛其法壯
又曰胡仲堯構學舍於華林山別墅聚
書數萬卷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趙安仁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三館善闕虞世南
北堂書鈔唯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山侍取之嘉其好古
手詔餘條寶書虞集張瑄志曰瑛篤於
褒美宋子貞耶律楚材神道碑曰靈武下
部諸將爭掠子女帛公獨取書數部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曰公諱文謙身後家無餘貲
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櫃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

李章閣藏書虞集奎章閣銘序曰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恒御焉臣等奉敕刻銘曰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翼其
欽聖性日熙廼建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
爰刻貞玉垂美萬年大本堂藏書玉署儲書紫禁東
宛然麟鳳穆清風雲開奎嶽
張氏三萬七千餘卷
天光合日射蓬萊御氣通
周氏四萬二千餘卷
鴻書曰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百餘種
鐵崖積
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
書數萬卷明鐵笛道人自傳曰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
數萬石鏡藏書數千卷石鏡之陽為精舍聚六經羣
卷數百千卷仲
子孫講習其中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四 藏書

增詩宋楊億觀書應制詩曰羣玉中天開策府神龜溫
海薦圖書 明皇甫汈皇史宬詩曰皇史宬函帝籍金
為匱石為室籤累緜細部 乙邇文華充武庫簡鴻編
讐承誤於萬斯年守之固

增銘元袁桷蘇氏藏書室銘曰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
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言奚宣析理日繁直至
衍傳謂默足以通紀其知聞敬焉孰持道焉孰存趙郡
蘇氏崇其書楹剖淩雲章經緯有程靈根湛虛服習粹
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躡仰之元聖
學海彌溢

增表宋晏殊太清樓觀書表曰受羲姒之珍錄舉雲亭
之古儀絳殿紫扃鴻鸞景從刻懿律於龜趺絢英辭於
芸閣山經海志多郭璞之靡詳縹帙松籤盡黃香之未
見 又謝觀書表曰丹函翠蘊藏先聖之寶章緜袞縹
囊集九流之閱籍

增記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
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
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
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
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

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
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
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
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
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
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
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

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
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
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
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
卷公擇旣以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
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
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
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故所居
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明梁寅梁氏書莊記曰所謂
莊者田舍之稱也杭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杭

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校書一

禮漢書藝文志曰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詩子詩賦典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

醫李柱國校方技 後漢書文苑傳曰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傳記藝術 拾遺記曰曹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脫曾皆刊正垂萬餘卷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年八歲手自校書刊定謬誤 晉書傳曰鄭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覆舊文刪省浮誤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又曰齊王敬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還之 顏氏家訓曰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

史呼爲田肯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在家
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爲肯吾至江北見本爲肯南史
傳曰劉之遴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東宮令之
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
事後周書曰元偉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
趾殿刊校經籍又曰明帝幼好學博覽羣書及即位
選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經史
唐書儒學傳序曰太宗讐正五經繆闕頒天下示學者
又傳曰顏師古名籀少博覽精訓詁太宗嘗歎經籍
去聖久遠傳習易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多所

釐正又曰馬懷素有詔勾校祕書是時文籍盈漫皆
炙朽蟬斷籤勝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
巨儒就校繆闕又曰褚無量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
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議請繕錄補第以廣祕籍天
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又
曰尹知章馬懷素校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又曰
鄭覃始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得巨儒
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詔可覃乃表周墀
崔琳張次宗孔溫業是正文刻於石又曰陸龜蒙
得書發讀乃錄讐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

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輯禡刊正 宋史藝文志曰神宗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祕書省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主於校書郎 又曰徽宗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 又傳曰李至上言五經書疏已版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勤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讐校備梓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 又曰李覺舉九經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鑄版詔孔維與覺等校定 又曰石中立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善校讐書凡更中立者人皆傳之

又曰田敏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網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椶木槿注曰日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眾世頗非之 又曰宋綬家藏書萬卷親自校讐 又曰余靖遷祕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馬范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 元史傳曰何中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讐校 又曰謝讓仁宗命中書募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為校正官 明紀成化九年敕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鑄版以行朱石通鑑綱目考證序曰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

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
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 明詩紀事曰桑悅
字民澤為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
大駭延之較書豫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取書
足之使者乃敬禮焉 又陸容字文量太倉人少與張
泰陸鈇齊名時稱婁東三鳳居恒手不釋卷家藏書萬
餘卷皆手自雙校

校書二

校亥豕

辨雌霓

上詳十商注
下見校書四

刪金篆

薦玉編

盧綸和常舍人集賢即事詩
麟筆刪金篆龍韜薦玉編

填蚪篆

啓銀璫 王逢寄僕

正字詩曰其窗填
刺篆蓬觀啓銀璫

太乙精

釣鼈客

拾遺記曰劉向
校書天祿夜有

老人植青藜杖吹杖端然火見向說開闢已前請姓名
云我太乙之精帝問卯金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秦

檢白雲

勘青編

上見書籍
孫僅

觀謝館職啓曰東海鈞

無一舛

得三誤

宋史傳曰張望
開戶讀書四

外事招客勸青無

字舛

姚燧

國統合表序曰走

年手校數萬卷無一
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

蘇門山

嘗病國統

散於逐年

史記諸表祕藏諸
言序間之請因是上可斷手於旬浹

劉君德恭

方刊讀史管見於

更

遂取微建二本重校勸之得三誤焉

昔人欲

刊定經典及醫

更

是一適 劉政道氏金石錄序曰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
天陶弘景丞稱之以為名言彼哉卑陋亦至於此又
曰或譏耶師不善書耶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
本思得之其謬有如此者

以枝為杖

將束作末

氏顏

文學部

辨疑類函卷一百九十四

校書

四二

書天祿

揚雄集序云王莽篡位時雄為中散大夫常校書天祿閣

覆校錯誤荀勗

事表云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察晉書勗進位光祿大夫命掌樂事脩律呂故有是表

刪除繁重

晉中興書云李充為大著作郎時與籍混亂充刪除

繁重以類相從分

崇七經刪百氏

劉楨魯都賦云若

覽萬代之典衰廢龍圖於金滕啓洛典

芟煩亂截浮

辭也孔安國尚書序云艾夷煩亂截浮辭謹案芟除

張霸春秋減為二十萬言

東觀漢記云張霸字伯鏡少

多繁詞乃減為二十

桓郁尚書省歲十三萬言

漢書云桓榮以尚書入授顯宗為二十三萬言

子郁復

堂書

增校典墳

許渾送韋校書詩曰職

校蟲魚

陽漫興詩曰老眼昏花懶看書猶將朱墨校蟲魚

一持一讀劉向別傳曰讐

相對故曰讐也

一掃一生

藏異書皆手自讐校嘗

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

誤書閏月

語曰左傳曰晉

無問月數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也

誤作別

風或文心雕龍練字篇曰簡盡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

史記三系波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

不奇准別理非而新與傳殺制誅已用

誤讀蹲鴟

淮雨若信義泰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家訓曰人饋羊肉答云損惠蹲鴟舉驚駭不解事義久

後尋迹乃不知尸雞又曰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毋

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校書

上 詳定九經 宋史傳曰張昭周世宗顯德二年詔令

等昭援引經據 校麗正書 唐書傳曰元行沖知麗正

時稱其精博 校麗正書 院又奏陸紹伯馬利徹等

入校麗 校集賢書 石中立 校書蓬萊 李頎送綦毋

正書 校書芸閣 宋登春高齋小集 校書

事詩曰惜哉湖海 校書芸閣 詩曰校書升芸閣

上曾校蓬萊書 校書芸閣 詩曰校書升芸閣

字不倫 注見 一字未正 明皇雜錄曰劉晏以神童為

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 校書四

字皆正惟明字未正耳 校書四

增 詩宋孫僅勸書詩曰儒家無外事招客勸青編筆墨

東西置丹黃次第研頻憂傷點竄細恐誤流傳目因繁

處倦心向注中專端坐窮今古披襟見聖賢疲勞時舉

白遊息或談元得興忘昏曉題名記歲年棲毫思確論

廢卷恨亡篇

增 啓宋強致謝除校勘啓曰竊以國家右文寢昌聚書

增廣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

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於野彼雖

小道亦有可觀故裨官以芻蕘而弗遺辭賦比博奕而

猶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為空廣內之策加

倍而後實事是求聚精會神芟夷複重筆削譌謬是以

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讐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

非精力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

則何以辨雌霓之為字信魯魚之失真 又林希謝校
勤啓曰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
疑而終信外彌懼而中慙撫已何堪覩顏無措惟本朝
右文之盛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
烈雖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祕閣所藏頗多於三館
並選髦俊俾資校讐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之副於
是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所
得益廣互鈔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黃卷之風
盡消白簡之蠹

求書一

增靈寶記曰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
隱居闔閭叩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其義不可識令
人齋問孔子孔子曰某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靈
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
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 漢時李氏得周官
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
取考工記以補其處 前漢書曰成帝河平三年遣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場古陶
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得書二千餘卷 後魏
書曰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

神智對曰莫若書籍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書傳曰牛弘字里仁開皇初授祕書監以典籍遺逸
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爰畫肇於庖犧文字始於蒼頡孔
子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闕十翼而弘
易道及秦始皇下焚書之令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
之一厄也漢興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
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
之府及王莽之末宣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
也光武尤重經術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肆
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

於前及獻帝移都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者
才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
魏文代興更集經典晉氏承之文籍尤廣屬劉石憑陵
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
之間經史彌盛蕭繹據有江陵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
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及周師入鄴繹悉焚之於
外城此則書之五厄也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
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
之說彌復為少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
間篇籍稍備 唐書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

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又曰文宗時鄭覃侍講
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采於是四庫之書復完
又曰昭宗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 文獻通
考曰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
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
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 又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
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七書上者計卷帙賜金帛多者
授以官秩 又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皆優賜
又宋建隆四年下詔購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

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弼等並賜以科名 宋史太宗
紀曰太宗性嗜書宣祖總兵淮南財物悉無所取第求
書以貽之 又曰雍熙二年購逸書 又仁宗紀曰景
祐二年購求館閣逸書 文獻通考曰嘉祐六年詔購
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又宣和四
年詔令郡縣訪求藏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 又高宗
渡江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錄鬻者悉市
之 遼史道宗紀曰清寧十年十一月詔求乾文閣所
闕圖籍 金史章宗紀曰泰和元年十月敕有司購遺
書宜優其值以廣搜訪不願送官者寫訖還之仍量給

其值之半 元史仁宗紀曰武宗即位六月癸巳詔立
帝為皇太子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章命近侍掌
之 明紀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
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又永樂四年上問文淵閣
經史子集皆備乎解縉對曰經書粗備子集多闕上曰
古人家稍有餘資皆欲購書况朝廷而可闕乎令擇通
知典籍者四出購求

求書

增金帛招來

江淮括訪

山堂考索河間獻王以金帛招來四方美書多與漢室等

見上

枕中鴻寶

帳中秘書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獄得枕中鴻寶秘書

袁山松書曰王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
始得之恒秘以為談助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
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共之勿廣也 置吏稱錄
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計州緝緝

唐書傳曰令孤德棻武德初為起居舍人

下遺書置吏稱錄不數年國典略備 蔡邕始請帝重購天
泰奏撰括地志欲速成乃分遣計州緝緝 又魏王泰傳曰
歷四暮成認藏 求諸海外 訪於郡國 羅州東觀

經籍所賜萬段 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皆百
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同劉知幾所有才百十四
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者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才十
卷耳 宋濂剡源集序曰會有詔脩元史命濂總裁其
事宜多屬使者入郵徧求之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

上濂始獲 獲東夏經史 收荆南圖書 隋書牛弘請
而盡覽焉 德元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難三萬餘卷之路
表白及東夏 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難三萬餘卷之路
獻通考曰 德元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難三萬餘卷之路
文寧部

開盤頤函卷二百九十五 求書

出閣閣而應募

寫郡國而送官

林希謝館閣校勘啓曰悉發廣內之

閣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

藏兼訪名山之副於是出於閣

祕藏不作山中計

重購何供海外求

邵寶張提學寄先師文正公新集詩云云

求書三

原開獻書路

漢武帝

詔求亡失

論衡佚文篇曰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

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

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每唐

汲縣得竹書

虞而什殷周炳炳郁莫盛於斯

河西得漆書

漢杜林集

盜發魏王冢得竹書漆字

求天下遺書

漢武帝故事淮南王安好學

天下遺書

集天下遺書招四方之術士

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

魯恭王

見上求

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

魯恭王

開魏王冢

得穆天子傳

汲郡民開魏襄子

采逸禮於殘竹聽遺

詩於達路

劉楨魯都賦云采逸禮於殘竹聽遺詩於達

路覽國俗之盛衰求羣士之德素以上俱北

堂書

學使讀之

遂博通經史

收咸陽圖書

咸陽蕭何先收

秦圖

收丹陽圖籍

北史曰隋裴矩伐陳之役領元帥

收兩浙書

收陳

籍江南圖書

宋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春遣

悉送史館

訪三州圖籍

後唐史記曰都官郎中庾

收雲南圖籍

大理命姚樞等搜討圖籍

籍

十金易一字

唐書鍾傳曰

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楊州至相語曰十金

易

白金購十篇况得十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求書

文學部

求書

求書

求書

一書進一資 又于休烈傳曰于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燬

千八百餘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

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

十匹凡數月止獲三篇惟韋述求遠史事蹟曰史懷

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英充憲史刊脩官凡民間遠時碑銘墓志求三史遺

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上送官

書元史傳曰袁桷請購訪兩都故遺

朝欲脩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

部危素請始詔脩之命危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摭故遺

訪故都圖籍

十六年之政體俱收並錄以備采擇

求書四

增詩明胡翰送呂君采史北平詩曰又見陳農去遙臨

析木墟山川遊幸後文獻亂離餘備極傳聞異歸從直

筆書百年殷監在盡獻玉階除 又吳伯宗送呂君采

史北平詩曰八月烏啼海子橋南來使客下青霄雲埋

石室丹書在日落延秋翠岫遙麟史未全歸聖代龜文

猶得認前朝詞臣載筆需文獻莫遣回車久寂寥

載書負書一

拾遺記曰黃帝遣風后負書常伯荷劔旦遊洹流夕

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 戰國策曰蒙穀負雞次之典

蒙穀獻典五官得法 墨子曰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

強唐子逢而怪之對曰昔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

大 學 部 編 覽 類 函 卷 一 百 九 十 載 書 負 書 五 十

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後漢書曰光武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索雲會京師 又曰光武遷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 又曰左雄字伯豪再遷尚書令奏徵海內名儒使爲博士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續漢書曰李固爲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拾遺記曰曹曾聚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 晉書曰張華無餘財惟文史溢几案徙居載書三十車也 南史傳曰劉勰字彥和撰文心雕龍五

十篇未爲時流所稱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貸書者約取讀大重之 唐韋述傳曰父景駿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 宋史傳曰馬仲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前後六任皆聽以書局自隨 遼史曰義宗名倍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招倍倍因畋海上載書浮海而去 金史傳曰完顏昺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昺即軍中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

又曰范承吉天眷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秋毫私及還犢牛載書史而已元史傳曰廉希憲自江陵召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又曰和尚子千奴至元十五年奉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又曰楊奐金元帥以汴京降奐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延致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盡讀之明詩紀事曰陶宗儀字九成遭亂播遷必以書帙自隨又孫作字大雅江陰人至正兵亂挈家三吳間惟載先世藏書兩簾宋濂王冕傳曰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常做

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

載書負書二

指持書數囊 載卷兩簾 馬祖常上都分院記曰惟詩

傳道不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 家具一車 行李千

卷 楊基送句容楊少府回揚州詩曰年來行李書千卷

兒載而往 駝負以行 梁寅贈徐大章序曰乃命兒子

錢塘踰一月姚燧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曰公名 吳越扁舟 圖書一束 徐賈宿于判簿宅送徐孟岳詩

孫首送高文賢遊杭州詩曰今晨 舟歸潁水 載入

約我武陵行一束圖書漸輕 京師 歐陽修讀書詩曰買書載舟歸築室潁水岸元

文部 開監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載書負書

圖籍自崇明州由揚州數車廣陵一擔二見寫書

原抱符子而趨符子云朗家楚郎

子而趨曰夫千金利劍割割之所存焉符子之書大道

之所居焉車消秦書曰太常居家雖流移苦寒常自

負周官終不致捨以上北堂書鈔

載書負書三

原墨子載書見上負王壽負書韓子云王壽負書而

知事者為之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

書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獨負之而行於是土壽因焚其

談教而惠者不以藏善策書載數車蔡邕事

擔橐史記曰蘇秦說秦十書十上而說不行去

經而鉏見尚帶經就春劉岐王友傳曰少時帶經就

鹿車載書金史元好問故物荷擔自隨

縹囊自隨見上游宦以書自隨胡三省新注

外率攜以自隨遇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資治通鑑序

書自隨見上坐臥以

賜書一

增後漢書傳曰東平王蒼來朝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

祕方又曰竇融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

期帝深嘉美之乃賜外屬國圖及太史公五宗外宗外

戚世家魏其侯傳玉海曰宋賜西河王蒙遜周易及

子集諸書南史傳曰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也啓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四

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讀書為心也賜以杜預所
寫左傳及古今善言 齊春秋曰蕭晉字元卿家有賜
書志學不倦 陳書曰江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數十卷
總尋讀未嘗釋手 唐書曰垂拱三年新羅王金政明
遣使請禮記一部并新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
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諷者勒成五十篇賜之 又曰
開元十九年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
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李珣丞相牛公神道碑曰有
隋室賜書五千卷 劉禹錫贈司空奚公神道碑曰家
有賜書 玉海曰太平興國賜武臣軍誡 又雍熙賜

六韜 又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篇賜中書樞
密兩制三館 又三月己酉賜新第孫何等儒行篇各
一軸 又祥符六年十一月復以儒行篇賜親民釐務
諸文臣 又咸平元年七月賜諸王輔臣新印三史
又四年六月詔郡縣學校聚徒講誦之所各賜九經一
部 又五年四月直祕閣黃夷簡上新三國志分賜親
王諸臣 又景德二年六月賜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九
經書疏諸史各一部從其請也 又四年七月賜交趾
九經 又至道三年九月殿中丞方演言曲阜文宣王
廟有書樓而無典籍請賜九經從之 又七年正月國

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臣 又天聖五年四月
賜新第王堯臣已下中庸八年四月賜王拱辰已下大
學後登第者與儒行偕賜以為常 又嘉祐五年六月
詔鑄新唐書賜二府下逮脩書官 又治平四年六月
賜司馬光頴邸舊書二千四百卷資脩通鑑也 又元
祐七年七月賜諸路安撫鈐轄司并東京南京通鑑各
一部 又紹興五年十月賜新第汪應辰等御書儒行
篇 又淳熙三年十一月詔取袁樞資治通鑑紀事賜
皇太子 元史傳曰廉希憲至元二十年以疾請入覲
進資治通鑑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 蔡文淵農桑

輯要序曰仁宗在東宮欲念民事以舊版弗稱詔江浙
省端楷大書鈔版仍印千五百帙賜朝臣及諸宗室
元史文宗紀曰至順三年四月命奎章院學士院譯貞
觀政要鑄版摹印以賜百官 又順帝紀曰元統元年
五月安南乞諸佛經以九經賜之 又曰二年三月以
阿里海牙家書賜伯顏 明紀曰洪武十年二月宋濂
辭歸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又十三年以名臣戒
錄賜羣臣 又十四年頒賜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又永樂七年五月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又宣德八
年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賜書二

原家有賜書後漢書曰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伯共
 遠方賜秘閣書續晉陽秋曰太元三年詔賜黃香
 至馬孟東觀漢記云章帝賜黃香太子韓子晉中興書
 孟子香淮南孟各一通賜太子韓子晉中興書
 刑法以韓子賜太子韓子晉中興書
 送與一車晉書云車書與之詔雖羸疾而披閱不怠賜秘
 書之副漢書班游以選受詔雖羸疾而披閱不怠賜秘
 別傳曹操問瑛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
 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十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
 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賜山海經後漢書曰王景永
 耳引見問以理水形景陳其利害應對敏賜周禮疏
 捷帝善之乃賜景山海河渠書禹貢圖賜周禮疏

玉海云景德元年七月賜諸
 王宗室近臣新印周禮疏賜三國志見上賜
 新唐書又嘉祐五年賜杜預左傳見賜荀悅漢紀唐

傳曰李亮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
 深博極得為政之體公宜釋味之賜諸王三史海

咸平元年賜二府七史又嘉祐三年五月詔以七
 年見上賜二府七史又嘉祐三年五月詔以七

九經三史又祥符六年十一月賜御
 聖五年四月八賜冊府元龜又景祐四年二月賜御

經各賜文苑英華宋史高麗傳曰哲宗立王遣使金
 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賜新印孟子王海至道

英華詔惟賜文苑英華一部賜新印孟子王海至道
 上賜御書孝經又紹興十四年七月詔諸州以御書

賜黎氏九經中賜黎廷龍九經賜交趾九經王海
 文學部

四年七月 賜貞觀政要 元史傳曰察罕帝問狄仁傑對

賢臣因誦范仲淹所撰碑其熟帝歎曰久曰察罕博

學如此耶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寫編賜左右

賜大學衍義 又仁宗知武宗即位六月癸巳詔立

王約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行賜足矣 賜祕府經

籍 又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 賜海牙

家書 見 賜大家訓論 身微江南北諸大家悉赴闕而

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

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詩書易禮春秋

類為書以冀本分賜之 賜御製文集 鄭楷翰林承旨

賜歐陽全集 京從還京師入見皇太子後曰余再自北

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縵 賜太子以聖學心法 上見

賜諸子以大學衍義 吾學編云仁宗雅志儒術務學問

陵碑文授諸子又刊貞 賜張耆以冊府元龜 宋史傳

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 賜韓世忠 曰真宗

在東宮嘗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 賜韓世忠以

賜以宸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 賜韓世忠以

郭子儀傳 翼日上論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為郭

子儀傳欲付卿等 賜青州學以九經 玉海云天聖九

呼諸將讀示之 賜白鹿洞以九經 王禕遊白鹿洞記宋太平興

州學 賜白鹿洞以九經 國二年嘗賜白鹿洞九經

班彪家有賜書 蕭晉家有賜書 俱見 牛僧儒有

隋室賜書 見 柳宗元有舊宅賜書 唐書傳曰柳宗元

書曰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今三

賜書三 賜書 賜書

文學部 賜書 賜書

增表宋歐陽修謝賜漢書表曰竊以古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以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忝臣鄰之列不忍遽遺謂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家傳之永寶宋張舜民謝賜資治通鑑表曰臨政願治乃明主之用心爰詔脩書皆儒臣之能事成而進御寵以匪頒

何彼下臣遽霑優賜恭惟英宗皇帝生知典學性好觀書豈惟求之多聞實欲輔之自得然萬幾叢委載籍紛繁自學者不能徧窺况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人哉莫如光者給尚方之筆札萃三館之圖書許自辟官用資檢討量加常俸不責課程上下馳騁於數千載出入將隨於十九年其間明君良臣箴規議論切磨之精語名將循吏方略條教魁梧之偉功休咎庶徵之原天人相與之際披擿姦宥褒崇善良網羅羣言囊括舊史如海之藏珍怪魚龍之無數如山之包草木鳥獸之難名披分畎澮之末流蔽映雕蟲之小技旅

遊東國常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燦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尚苦言官之督責熟諳俚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揭為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舍茲安出神宗皇帝詔講筵而進讀揮宸翰以賜名製序而冠其篇端鏤版而布之天下仰君臣之際會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豈謂門牆之舊物退收鉛槧之微功開卷涕流拜嘉汗浹

借書

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邑人大姓不識字家富多書

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徧讀焉主人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先賢行狀曰延篤從唐溪李度受左氏欲寫無紙乃借本讀之及辭歸李度曰卿言寫本何故辭歸荅曰已誦之矣蜀志曰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借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又曰柳世隆字彥緒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祕閣書給二千卷又曰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袞慰祖親自取與不以為煩又曰袁峻字孝高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又曰任孝恭字孝恭精力勤學

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過諷誦略無所遺
後魏書曰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用
事亮從兄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研也彼家饒書
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
能看人眉睫乎 北齊書曰劉晝少負笈從師服膺無
倦恨下里少墳典便策杖入都知太府少卿宗世良家
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晝夜披覽不倦 隋書傳曰劉
焯字士元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武強交津劉智海
家多墳索焯與炫就之讀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
也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辨就魏收借異書數

年之間才學兼著 又曰中書令李敬元博覽羣書特
善三禮初上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
讀仍借御書使讀之 宋史傳曰郎簡幼孤貧借書讀
之多至成誦 又曰田錫奏曰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
類臣請略鈔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
覽一卷經歲而畢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書借之 又
曰任希力學家貧常從人借書以讀 又曰鄭樵好著
書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
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 又
曰汪應辰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 呂祖謙奉旨詮次

文鑑劄子曰本朝諸文集及士大夫家宛轉假借
史傳曰齊履謙篤志苦學家貧無書及為星曆生在太
史局會祕書監輦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
自得明詩紀事曰吳有閻起秀卿者家惟一僮日走
人家手鈔口吟日夜不輟

借書二

原從民借書漢河間獻王從民約借善書必為好寫之
遠千里或有先租其真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不
舊書必奉以獻之**從帝借書**詳賜書二
桓生與班嗣借
書班游受詔進讀羣書游生稱稱生彪彪與從兄嗣共
游學家有賜書桓生借其書嗣報曰吾子已貫仁義
之羈絆何用大道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爾
而歸恐似此故不進之嗣貴老莊故云云桓生譚也

許慈與胡替爭書

蜀志曰許慈與胡替為博士更相克
伐分爭書籍有無皆不相通借也

白帖

給二千卷

柳世隆

借起居注

梁書傳曰

羣臣行狀武帝不許

借春秋家

崇文總目云春秋集
傳十五卷王公惠學

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

借春秋家

得董仲舒等十餘家

假中祕書

李敬元

假祕閣書

唐書傳曰李邕願一

萬卷豈時日能習耶

邕固請乃假直祕書

借書三館

李嶠曰祕書

未幾辭去

嶠問與義隱

借書兩淮

經

局許借龍圖天章閣

三館祕閣書籍

借書兩淮

毛漸

應雷得兩漢三國晉書

於兩淮制置

題戶借三墳

毛漸

寓食民舍有題於戶

三墳書其人借去亟呼主人而問

從人借二

從人借二

文學部

借書

借書

借書

史樓助東漢詔令自序曰愚未冠借書旬日即歸上見

讀無書可觀雖二史亦從人借借書旬日皆盡宋史傳曰宋次道知亳州家多

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

閉閣書夜誦手鈔留旬日盡其書而去兩日為之盲

待借君侯出異書潘大臨答王立之惠書詩曰明年

猶向君王乞祕書邊貢贈長垣宗侯詩曰瑤室書編

夜長安去猶向借書三

君王乞祕書

增書唐王績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曰久承所撰隋紀

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

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泰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

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壘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

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櫬顧蓬蒿而徒眷

鳴鐘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

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

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

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

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

擬帷傳子孫方復固其絨滕嚴其高鏞天下之望豈如

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

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

借書

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成亡兄點竄之遺
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采以此
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 又陳叔達答王績書曰賢弟
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
厚眷懣然自失誠恐持郅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鄴
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
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
滕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爾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四

